

蕉風

月刊

一九七四年十月號
NO. 100 期



5201
360°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0 期 ● 一九七四年十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六〇期

目錄

■封面畫：趙無極作品

■論述

問君能有幾多愁·蔡 蕤·4

從一無所知到事實真相之嚴正指責·流川·14

「談問題的重點」與「謾罵文章」·黃昏星·19

靈光慧眼·鄭百年·24

■詩

木蘭舟渡·溫瑞安·29

短句六闕·蔡 蕤·36

■專欄

閒思錄·黃潤岳·39

■評論

「傳統的與現代的」·L. S. F. 41

月亮、乳和髮·賴瑞和·44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詩

草·鄭乃吉·47

老指揮官·麥浪譯·49

■散文

兩篇馬來現代散文·麥浪譯·51

手記·賴敬文·54

■小說

杜鵑紅·鍾瑜·56

冷氣內的世界·陸永光·60

鏡 玻璃·朱牛八·66

鑿痕·溫瑞安·72

■風訊·編輯室·94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稿約·編輯室·13

問君能有幾多愁

——李後主的虞美人分析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是李後主最著名也最受世人傳誦的一首詞，也是後主入宋之後的作品。後主入宋以後的作品，一言以蔽之，是以「悲」為主。因為後主本人便是一個悲劇人物。像這首虞美人，它的感情便是悲劇性的（Tragic）。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悲劇情感，和古希臘的悲劇所表現的不同。籠統地說，在古希臘，悲劇的效果在於把英雄個人的意志和命運的擺佈，兩者間的衝突加強戲劇化，或者是使悲劇的主角盲目地行動，直到最後才出現命運早已替他安排好的下

場，而他却毫不自知，只是冥冥中受到命運的主宰。因為在古希臘，人和命運是直接接觸的。命運成了人格的化身，而且不只一個，而是三個女神，像是用綫索牽着每一個人，直接控制着人。可是在中國古典文化中，無論是儒家或者是道家，都沒有人格化的神存在。儒家所講的是道德本體，而道家的所謂「道」，更非人格神。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意思就是命運包盡一切，無可逃避，但却不是受着有意志的人格神之主宰，而只是將命運比作一張網，此網雖疏，却是不漏。因此，個人的意志和這樣一個瀰瀰茫茫的網衝突時，自然不會帶有戲劇性。因此，中國文學史上沒有像古希臘的那種悲劇。但這並不等於中國古典文學中沒有悲劇情感。悲劇情感是文學達致較高境界的條件之一。中國古典文學中雖然沒有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的那種悲劇，但却有另一種方法和形式來達致高級的悲劇效果，而悲劇（Tragic）一詞，簡單地說，是指嚴肅的，超乎自我的恐怖與憐憫，對人生宇宙之澈悟（註1）。

在中國古典文學裡的命運觀念，既然與古希臘的不同，則其形象為何？陳世驥以為這命運形象表現，常是一個空白時間和空間的意象。中國古典文學裡不出現命運之神，但是拿時間不可抗拒之流動，和空間無窮的運化來暗示命運的力量，我們稱之為「命運」，是值得留意的。運的意思是流動，因而所謂命運，就像一個巨大無邊、常常流動的節奏，沒有人格意志，不可抗拒，超乎任何個人的，在不停地運轉（註2）。

李後主的虞美人，就是能達致悲劇性高峯的作品。讀這首詞，我們立刻會感到一般悲情，一種宇宙性的悲哀（Cosmic Sadness），而進一步經驗到悲劇性之悲憫。這種高度悲劇情感，在虞美人一詞中，主要是通過對比手法和螺旋句法傳達的。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俞平伯讀詞偶得評此句為「奇語劈空而下，以傳誦久，視若恆言點。日日以淚洗面，遂不覺而厭春秋之長。歲歲花開，年年月滿，前視茫茫，能無回首，固人情耳。」（註3）我們可以說，僅僅「春花」和「秋月」四字，就寫出了宇宙的永恆與無常的兩種基本形態。如果以蘇東坡在前赤壁賦中所說的「自其變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而觀

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來套用的話，那麼，自其變而觀之，則花開花謝，月圓月缺，與夫春秋之往來，確是「不能以一瞬」之無常變化；自其不變而觀之，則歲歲花開，年年月滿，歲歲春至，年年秋來，却又是永恆而不變的。僅僅四個字，就已說明人類在無止境的時空中，是何等渺茫。在面對宇宙的永恆而產生的一份悲哀且無可奈何的情感之下，「何時了」和「知多少」，正是最無可奈何的嘆息。可是，在這首詞中，後主不談他的未來，只悲他的過去。以「往事知多少」來和後主亡國的歷史事實相對照，確有孟德所謂「去日苦多」之概。後主以「春花」「秋月」這些較為柔美之事物作為興，而傳達了作者浩渺的悲情，可謂剛柔兼致。讀詞偶得引譚仲修之言，以雄奇幽怨論陰柔與陽剛之美。其辭曰：「雄奇不難，幽怨亦不難，兼之難矣。……雄奇，美之毗於陽剛者，幽怨，美之偏於陰柔者……後主能兼之何耶？夫亦情深一往使之然，惟其深而不拔，乃鬱為幽怨；惟其往而不返也，又突發為雄奇（註4）。而傅庚生以為李重光虞美人一調之兩闕，「春花秋月何時了」一闕為剛美，而「風回小院庭無綠」一闕為柔美（註5），似乎對「春花」與「秋月」未有深入之咀嚼。「春花」「秋月」的花謝與月虧這一面，也同時象徵了後主的亡國；或者，我們可以大胆地假設，它也是後主對於自己「大限將至」的預感。

從章法上說，上信句「春花秋月何時了」是面對宇宙的無窮運轉，而產生的茫茫無盡之哀嘆；而下半句「往事知多少」，則轉寫「人生幾何」與「去日苦多」，以對比手法寫出了作者迂迴曲折的矛盾與無可奈何之悲情，是以感染力特別強。虞美人一詞，主要即是以對比手法來傳達後主轉折迂迴之情的。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俞平伯讀詞偶得說「小樓昨夜又東風」下一又字，與「何時了」密銜，而故國一句，便是必然的轉折。就章法言之，三與一，四與二，隔句相承也；一二與三四，情境互發也（註6）。我們若將「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與「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分別視為二句，而以電影手法加以分析，我們會發現，第一句像是「遠景」，而第二句則像「近景」，由第一句引出，因而有小樓、昨夜等更明確的指述。單就第二句而言，

上半句「小樓昨夜又東風」和下半句「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又是一個對比。上半句的「又東風」是承第一句上半句的「何時了」而來，也即俞平伯所謂的「隔句相承」，寫出宇宙無窮運轉之一面。而下半句「不堪回首」則是承第一句下半句「往事知多少」而來，也是隔句相承，慨歎「去日苦多」。此外，「月明中與秋月」遙應，而「昨夜」和「往事」也是遙應。

寫作虞美人時，李後主業已淪為階下囚，面對皚皚明月，回想當年之「待踏馬啼清夜月（玉樓春），則江山已失，何處是當年的「春殿」？何處可尋覓當年之「霓裳歌」？何時才能重溫「醉拍欄杆」的那種情趣？這些都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後主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悲歎，而「不堪」二字之妙，正是由於後主已回首，才曉得回首之悲不堪忍！

後主心中沉鬱的悲情，在這一句中再度以對此手法傳達，更進一步令人感到這股鬱結之愁的迂迴。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這一句，是從第一句的「遠景」引出第二句的「近景」之後，再推進一步的「特寫鏡頭」。同後主的另一首詞「玉樓春」對照，雕欄可以說是當年後主醉拍的欄杆，再和另一首「菩薩蠻」（花明月黯籠輕霧一闕）對照，「玉砌」則是當年小周后刻襪偷步的階砌，雕欄與玉砌固然不解亡國之痛，只是當年欄邊砌下偷歡之人，朱顏業已憔悴。朱顏改三字，實為雙關語，既可視為雕欄與玉砌在空蕪的庭園中久經風吹雨打，相必已剝落；又可視後主自悲其顏容之憔悴。

隔句相承的章法再度出現，此句上半句之「應猶在」即承接第二句上之「又東風」與第一句上半句之「何時了」而來，也就是從宇宙無窮運轉的一面下筆。此句下半句之「朱顏改」則承接第二句下半句之「不堪回首」以及第一句下半句之「知多少」而來，也即從人生無常、去日苦多一面下筆，而且，這一句本身也和第一、第二句一樣，上半句與下半句也是一對此。此外、「雕欄」一句和「故國」一句遙應，而小樓一句也和「朱顏改」一句遙應，可視為「故國應猶在」，而小樓昨夜之東風，更令後主憔悴不堪。

我們就此二句的對比手法以及各句間遙應關係作一簡單排列：

春花秋月何時了A1 往事知多少B1——
 小樓昨夜又東風A2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B2
 雕欄玉砌應猶在A3 只是朱顏改B3——

A1A2A3，都是從宇宙無窮運轉一面下筆。
 B1B2B3，則是從人生短暫無常一面下筆。
 A1B1，A2B2，A3B3各為對比。
 A1（遠景）↓A2（近景）↓A3（特寫）。
 B1則是慨歎往事，而B2則更清楚地指出是哀歎故國之往事，再進步至B3時，則道出作者為哀歎故國之往事以至朱顏憔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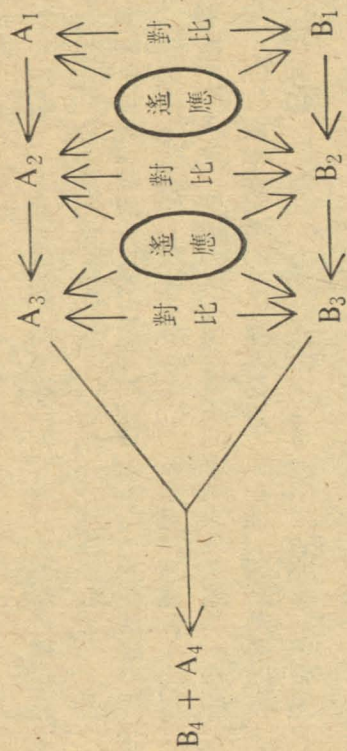
這三句，每句都分成上半與下半，共是六小句，而這六小句之間呈現三度對比；從第一句至第三句，又一共轉折三次，這種轉折復轉折的螺旋句法，使到李後主胸中沉着鬱結的迂迴感情，也同樣迂迴曲折地表現出來。辛稼軒賀新郎云「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正像螺旋捲了一捲，「算未抵人間離別。」又捲一捲，「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常啼血。」再捲一捲，同樣方式，連用三度，只以步步深轉，便使讀者不覺其複，這正是詞人運筆的高明處（註7）。李後主除了這首虞美人多用螺旋句法外，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一闋）中的「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和另一首烏夜啼（無言獨上西樓一闋）中的「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也是用同樣的句法來寫。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詹安泰謂「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不僅僅是點滴片段的愁恨，是無比深長的愁恨，是浩渺無邊的愁恨（註8）。

這是一句問答句，也是後主自問自答之句，同時，這一句也不再是轉折之句，而是奔放

之句。實際上這一奔放之句，完全是由前三句的轉折而來，而前三句的轉折，也是為了這奔放之句而設。經過三番四次情感上的轉折，從春花秋月到故國，再想到舊日醉拍之欄杆，刻畫之香階，後主的悲情已不能遏止，所以有此一發不能歇之句，也是李後主無盡悲情之奔放。俞平伯說：「蓋詩詞之作，曲折似難而不難，唯直為難。直者何？奔放之謂也。直不難，奔放亦不難，難在於無盡。『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無盡之奔放，可謂難矣。」（註9）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雖是無盡之奔放，但在無盡奔放中，我們依舊可以體會到後主的沉鬱之悲情。這一句的效果，和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一闋）最末的「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一樣，都是二、四、三的音節，讀起來令人有一波三折之感，所以說這句奔放之句，是前面三句轉折之句的總結。「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一句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一句唯一的不同是前者將愁比作水，後者則將恨比作水。
 縱觀整首詞各句與各小句之關係，我們可以發現虞美人在結構上是異常緊密，我們就此而作一簡表，當更能明白其結構：



春花秋月何時了A1 往事知多少B1
 小樓昨夜又東風A2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B2
 雕欄玉砌應猶在A3 只是朱顏改B3
 問君能有幾多愁A4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B4

我在前面已說過，虞美人能傳達高度悲劇效果，而這種悲劇情感，是由於人類面對時空而自然產生的。面對浩渺之宇宙，人會禁不住產生一股蒼茫之感，尤其是李後主，由於亡國之悲痛，這種悲劇情感自然會更加精深博大。這種悲劇情感的達致，我們若借用十九世紀西方一些理論家所謂的「靜態悲劇」來說明，當更容易理會。比利時的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曾經主張「生命裡面真正的悲劇成分之開始，要在一切所謂驚險危難都消失之後」，「只要純粹完全的由赤裸裸的個人孤獨地面對着無窮的大宇宙時」，才是悲劇的最高情趣（註10）。這種東方方式的悲劇情感，在中國古典文學中頻頻可見。馮延巳的鵲踏枝：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銅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納蘭成德的蝶戀花：

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為卿熱。
無奈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飛蝶。

都是如此。而李後主的這首虞美人，也同樣做到了動作無須鋪敘的地步，僅在寥寥數十字中，在一刹那間，便給予我們一種完整深沉的悲劇經驗。

李後主作品之能够感人至深，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敢於直率且毫無保留地宣洩胸中之真情，虞美人一詞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實，在亡國前，後主的一些歡樂之詞也是如此。如一斛珠：

曉粧初過，沉檀輕注些兒箇。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褪殘殷色可，盃深旋被香醪洩。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在往國之前，後主就溺於享樂，亡國之後却就溺於悲恨。譬如在大周后疾篤之際，後主却和小周后有刻襪香階的幽會；入宋之後，對故國則有不堪回首之悲歎，而在這種悲歎中，後主

仍敢於直率地寫出「重淚對宮娥」（破陣子）之句。徐鉉奉太宗之命見他時，他也直悔殺害了潘佑李平（註11）。凡此種種，皆流露出後主任縱純真之特色。這種純真之情，是李後主前後期作品所共有的本質，它在後主亡國以後的作品中還能更進一步地超越，像虞美人一詞所表達的悲情，已是超個人的。後期的李煜之所以偉大，正因他能坦誠地將自己的弱點凝聚，而構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坦真誠摯正是李後主最大的特點，所以王國維說他是「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註12）。由虞美人一詞，我們可以想像他在現實生活中似乎「不能逃避痛苦，也不能超越痛苦，因此將痛苦由自己來承忍。」可是，在藝術表現上，他却能「利用痛苦所不能傷害的那種無限的被動力量和感受性來研究自己的痛苦（註13）。」而進一步將這種浩渺的悲情展現無遺。實際上，沒有早期的生活經驗，他是絕對不能達到後期作品中所表現的精深博大，可謂「大器晚成」。

由於後主的坦真誠摯，所以在語言的運用方面也就淺顯直率，在虞美人中，後主就能將他的悲情，以淺顯的語言直率地表現出來，在自然中見章法。淺顯語言的運用，正是李煜作品風格的一大特色。Alan Avling 和 Duncan Mackintosh 在「中國抒情詩詞選」（A Collection of Chinese Lyrics）一書中論及李後主的風格時，就會說他「擅於運用淺白的語言，以及擅於發揮詞長短句的特色，在章法上產生突出效果」（註14）。

從虞美人整首詞的內容來看，也是一種對比。詹安泰編注之李璟李煜詞一書中就說：虞美人就是從不堪回想故國的景物情事和現在的生活情況的對比中來抒發他當時的深長愁恨的。因此在內容和技巧上，都是以對比手法傳達。這種雙重對比，不是李後主這種大手筆是辦不到的。

虞美人的另一特色可說是「獨白」。這整首詞直像是李後主在亡國後面對慘景而興起之一番悲切的獨白（Monologue）。而「文學較高的境界，是內在的獨語（Monologue），不是外在的對話（Dialogue），詩的境界，尤其如此」（註15）。詞的境界，又何嘗不是如此？

註1：以上意見乃得自陳世驥之「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拾人牙慧，不敢掠美。陳文

載於文學雜誌第四卷第四期，民國四十七年六月版，P. 4—P. 16。

- 註2：全註1。
- 註3：俞平伯著讀詞偶得，香港萬里書店一九五九年九月版，P. 26。
- 註4：全註3，P. 36。
- 註5：傅庚生著中國文學欣賞舉隅，香港南國出版社一九六九年二月版，P. 186。
- 註6：全註3。
- 註7：詳見徐德庵著「由詞中螺旋式句法說到使用標點符號」，原載國文月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P. 38。開明書店印行，民國三十五年六月。
- 註8：詹安泰編注「李璟李煜詞」，P. 21。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 註9：全註3，P. 27。
- 註10：全註1，P. 15。
- 註11：詳見夏承燾著「唐宋詞人年譜」，P. 156。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版。
- 註12：詳見校注人間詞話，P. 9。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版。
- 註13：詳見 T.S. Eliot: Baudelaire, Selected Essays, P. 243. Faber And Faber Edition (Third enlarged edition, April 1951)。
- 註14：詳見 Aying and Mackintosh.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Lyrics, P. 29.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865。
- 註15：余光中著逍遙遊，P. 53。文星書店，民國五十七年七月版。

附識：本文初稿完成於一九七〇年，近日修改，稍作補充，有關虞美人一詞章法上之分析，多本葉嘉瑩女士「從人間詞話看溫韋馮李四家詞的風格」之說，而葉女士之說，也多以俞平伯讀詞偶得之說為本。故本文中某些字句，乃直接引用葉女士「從」文中之字句，特此聲明，以免誤會。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稿約

- 本刊定十一月號及十二月號兩期，出版「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
- 歡迎惠賜有關中國古典文學及作家的研究、介紹、論析作品。
- 十一月號截稿日期為十月廿五日，十二月號截稿日期為十一月廿五日。
- 作者惠賜稿件時，請自留底稿，來稿不論刊用與否，皆不退稿。
- 來稿一經採用刊出後，酌致薄酌。

從一無所知到事實真相之嚴正指責

在還沒有正式說明本文的題旨意向時，煩請諸君耐心且謹慎地看一看拙作「中國文字學初步」的原文：

第一部分的原文：「我一向認為，一個人如果不懂得某種專門的學問，他應當踏實的虛心向學，若只憑曉得皮毛的技倆（而這又有問題），就儼然以『專家』（？）的姿態自居，著書立說，信口開河，因自欺猶可恕，欺人却不可道，諸君以為然否？因此，有人在敘述六書時，竟然草率地隨便寫出六書（可能他不知六書次第之重要性），不按照其次第，也無說明理由，這不僅反映出撰稿人之自欺欺人的態度，更表示了他之『不學無術』。套一句爛調：『先自照鏡子吧！』這麼一來，我們的文壇，才大有作為，否則，讓一些冒牌貨，充斥文壇，那不是很可悲的嗎？」

第二部份的原文：「綜合上論，讀者一定會清楚，我所說的『中國文字學初步』，當是專指對於中國六書的內涵，六書的次第以及古文的意義的認識。如果任何人對於這三種『初步』都一無所知，他當然是沒有資格去寫甚麼有關中國文字學的東西。不幸得很，今天，我却親眼看到，在我們的文壇上，竟然有人『郢書燕說』、『吾播人跡』，不自量力，却硬要

扛舉二百磅重的車輿，除了嘆息以外，我想更嚴峻、更刻削地指責，這是『文化敗類』的行徑！」

讀了第一部份的原文后，大家一定會明白，我這一小段的結論文字，事實上，是屬於一種嚴正的指責——此乃承接前面幾段文字而下的論斷，易言之，我是在說明六書次第的重要性。假使我們能够清楚六書的次第，也就能够了解到中國文字產生的先后次序了。倘若我們在敘寫六書時，全然忽略其次第，且貿貿然、任意地將六書次第草寫出來，我們不但有權力，也有義務去加以嚴正的指責！大家都理應明瞭，任何人若不明白某種專門知識為何物時，最好莫要「大禹河伯」，「打腫面孔充胖子」，假如硬要「濫竽充數」，胡扯一番，那麼，我們是有責任予以嚴厲的指責，而這種嚴正的態度，我確信，是有必要的，堅決不可或缺。再談第二部份的原文。這一段的原文，是我全篇文章的總結。我所下的結論是：任何人若對中國六書的內涵、六書的次第、古文的意義，毫無一點基本認識，他是應當失却寫作的資格。統觀溫任平的文章，我覺得他對這三種「初步」，顯然是一無所知，因而我即嚴峻地給與指責，說這是「文化敗類」的行徑！（清注意此地所說的「文化敗類」，並非我刻意杜撰的詞語，實在是套用溫任平的口吻，故特別加上引號。詳見「訪溫任平：談文學批評及其他」一文，蕉風，二五二期，第九十二頁。）我的嚴正指責，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鐵般的佐証事實，那就是依照溫任平錯誤地把六書次第排錯、不知道六書的內涵、不曉得古文的意義這三方面有關的事實來立言的，一點也不虛假，決無無的放矢。

我之所以要對溫任平的文章採取嚴正的態度，無非是因為他在其行文里，一方面徵引甚多「文字」以資加強他寫文章的立論題旨，另一方面却會敘述有關文字學的起碼知識問題。令人痛心與不滿的是：無論是他所徵引的或所敘述的有關文字學的東西，大體都是謬誤的；由于避免這些謬論會誤導讀者起見，我遂寫下「中國文字學」這篇淺文。我的指正文字，純屬認知論的事實，決非甚麼觀念論的思辯，因此，我深信我的嚴正指責，就像算術習題一加一等于二那麼的確實堅牢，任是你如何詭辯，一加一還是等于二，它的答案永遠也改變不了的。

爲了要使讀者對於我對溫任平的嚴正指責之事實依據，有更深一層的了解，我謹在此再

將溫任平的謬誤之處，詳細臚列如下，以冗全豹：

(一) 溫任平說六書是「中國文字制度」，這是錯誤的；因為「六書乃造字之本」的說法，古已有之，換言之，六書乃六種構造文字的方法，我們怎可胡說是甚麼「文字制度」呢？

(二) 六書乃我華族先賢慎慎所創立的一種文字學學說，並非洋人的發明品，溫任平為何要在六書之後，按上甚麼「The Six graphic principles」呢？

(三) 溫任平會對六書的象形、指事、會意與形聲，分別粗粗略略地說明（其中大部份的論述是錯誤的），但在行文時，却有意漠視假借與轉注，並說甚麼「上面我只是略略述及六書的功用」，這是甚麼道理呢？

(四) 溫任平說「馬」的古寫是「馬」（按：原字體請參閱本刊第二五二期第十五頁第十八行第四字）（是屬於甚麼字體呢？殷周古文還是六國文字？），這是自欺欺人的一大謊言，全時我也相信，這個「馬」字，一定是溫任平自己胡亂杜撰的，因為它一點也不象馬的形狀，殷周古文，六國文字的「馬」，都不作這樣的寫法。

(五) 溫任平對指事字的構造方法，語焉不詳，又說甚麼「以圖來顯示抽象的意」，可見他對指事的內涵，懵然不知，要不然，他舉例說一、二、三是指事字（它們確屬指事字），其構造方法，溫任平說：「這是指事的方法構成的字」，他僅這樣地一語帶過，而指事字的確實構造方法，溫任平却是隻字不提，這是甚麼原因呢？

(六) 溫任平對於形聲字的觀念，模糊不清，因而就認定形聲字是「一個是音符，其他的是義符」，其實，形聲字是兼有表形、表意及表聲的文字，有時是「聲兼意」（如「性」），有時却是「形兼意」（如「草」），並非「一個是音符，其他的是義符」那麼簡單。

(七) 溫任平對「忍」字的分析，十分不恰當，他說「刃」是音符，「心」是義符，若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便無所謂的形聲字了，乾脆另「創」一個「音義」字好了。

(八) 溫任平將「草」字當作是假借字（這是一項不可寬恕的嚴重錯誤），雖然他對文字學的基本概念，完全空白，否則，他決不會把一個簡單的形聲字，胡亂說成甚麼假借字。

(九) 溫任平把六書的次第排列錯誤，致使一些不明究里的讀者，誤以為中國文字先有

形聲字，然後才有假借字，這不是誤導讀者，又是甚麼呢？

(十) 溫任平將「中」字視為指事字，這又是個十分嚴重的特大錯誤，因為事實上，這個「中」字是個象形字，根本不是甚麼指事字。

(十一) 溫任平對「古文」的含義，一概無所知悉，因為他說「日古寫是◎」，我們不禁要問：這是殷周古文，抑或是六國文字？

(十二) 關於中國自古迄今的文字，溫任平只列舉甲骨文、大篆、小篆、簡體字四種文字，這是不對的，因為中國文字，豈只這寥寥四種而已？

如上文所說的，溫任平這十二條烏龍，純屬認知上的問題，是一百巴仙的事實，任誰都不能加以胡亂狡辯的，更何況這又只是文字學上的一丁點的基本常識罷了。倘若連這樣的起碼知識，都無從洞悉清楚的話，那還有甚麼資格去寫有關甚麼「中國字的示意作用」，或溫任平所說的甚麼「詩的繪畫性」的問題？因此，我的嚴厲的措辭，實際上是有了這些烏龍的「因」，才會有這樣嚴正指責的「果」；質言之，若無這些因素，我當然不會有甚麼嚴正的措辭了。

大家都知道，中國文字，尤其是小篆以前的文字，其示意的作用，非常顯著，「中」字，最古的意義，是謂「集中」的「中」，后引申為「中央」的「中」，假如不懂得文字演化的詳細過程，我們當然不宜信口開河，胡說是甚麼具有「指事」的「作用」。反過來說，假使我們對「中」字，作純粹的聯想，不以任何中國文字學既成的事實來作立論的根據，那麼，將「中」字視為具有「鼻子」、「人中」的示意作用，或甚至將它示意為「楊晉的神眼」、「參天的古松」，也是無可厚非的。可是，溫任平並不作如是的「聯想」，他是純以文字學作立論的基礎，進而講述了一大堆違反事實的謬語，這是我個人所極力反對的！我覺得，既然是講到有關文字學的事實真相之問題，我們當然有權力與義務去詳加駁正溫任平這方面的錯誤；我實在擔心，萬一將來有人問起「草」字是屬於什麼「書」時，由于我們讀了溫任平的文章以後，結果便大喜過望地爽然答曰：「假借字也。」——對不起，先生，這顯然是被誤導了。

說句公道話，溫任平的某些論說文字，是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然「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

中國詩」，却是一篇十分糟透的論文，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又是都無從辯駁的事實真相之謬誤，如所謂的「圖示」問題，就現時流行的漢字看來，它們已離「圖」形遠甚，若說中國文字具有「圖示」的特質，我們就應當以殷周時代或更早的文字作為論析的對象，因為那時候的漢字，尚屬于由「圖畫」發展至「文字」的階段，溫任平的觀念既已混淆不清，我們當然是有必要加以嚴責的——這也說明了為何我在「中國文字學初步」這篇簡文里不屑提及溫任平名字的最大緣由了。

一九七四。八。十八。

黃昏星

「談問題的重點」與「漫罵文章」

在發表於蕉風五月號川谷我的「再談馬華作者的歸向」一文裡，作者說：「對於不着正題的爭論文字，我無意死纏爛打，這裡只想出幾項較重要的來談談。」；但是，當我們把整篇文章讀完後，發現作者非但沒有把重點提出來討論，反而是纏着一些老問題兜來兜去，倒是把一些與馬華文壇扯不上關係的問題，却提出來大談特談。乍看起來，川谷君似說得頭頭是道；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談論到馬華作者外流這個問題時，如果硬是要和馬華文學扯上關係，這是一個非常表面的看法。我們都知道，賴瑞和、劉紹銘和陳徽崇三位作者在中國時報「海外專欄」上所撰寫的討論文字都是涉及馬華作者與馬華文學之間底關係的；是以，川谷君又在上述的文章中再次舉出留學作者不回來是和台灣學生留美不回來一樣，說「兩者同是人材外流的問題」，其實，若留美的台灣學生都不是搞文學的，那麼他們的「人材外流」和我們的文壇又有何牽連呢？再說，在討論到馬華作者的歸向問題時，川谷君應該是在探討馬華作者對馬華文壇的貢獻才對，但他却不願意涉及；對於陳徽崇君的文章並沒有對作者所提出的論點作正面的討論，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川谷君自己並沒有有一針見血的抓住重點來談，只是旁門左道地把討論中心移開。若我們也跟着川谷君所提出的問題一樣，那又怎能深入

地去探討馬華文學呢？當接觸到馬華文學的命運時，作者本人根本就摸不到正題，除了舉出王潤華回到星加坡開一門比較文學課及劉放已回到星大教社會學外，就是「不過，『回來』必須在一個條件之下——有容納他們使他們一盡生平抱負的機構，如果沒有，那我們就只好永遠忍受着『人材外流』的損失了」。試問，這些物質和現實的問題，怎又能和馬華文學的命運拉上關係？

當川谷君舉出王、劉二君回來之後，便在文章中加上「到底有人『回來走走、看看，或是下定決心回來替馬華文學爭氣』」之類的話，是的，王、劉二君是回到星加坡了，但就如藍啓元所說：「劉放所寫的實在是他自己的教課材料，往往提及的不是社會問題就是政治問題」，我們怎能說他對馬華文學有所貢獻。至於王潤華，回來是回來了，但他是回到星加坡，而且作品發表在蕉風月刊也是不多，談得上「回來為馬華文學爭氣」嗎？在此，筆者必須說明一點：當我們討論到馬華文學的時候，我們不應把星華文學混為一談，最重的原因是：自從星加坡自成獨立國之後，馬華文學與星華文學已有了自己國家的文學價值，而且經過幾年來的時間考驗，兩國間的中文文學已臻某一個成熟的階段，作家們的表現方式不同，作者的社會意識與創作背景已有了相當程度上的差異，星華文壇所呈露的面貌及刊物和馬華文壇的一作比較即可看出它們不同點。川谷君說：「陳君認為回來新加坡不算是回到馬來西亞，如果我們談的是地理，那沒錯，可是我們談的是馬華文壇與星華文壇！請問陳君可能把新加坡從馬華文壇上除去嗎？我認為至少在現階段尚不能夠，雖我不否認將來兩國的文學分道揚鑾是必然的。」，事實上，星加坡和馬來西亞分開而獨立至今已有八九年的歷史了，無論從社會背景（星加坡是工業發達的國家，而馬來西亞是趨向農業國家發展），除了社會背景還有國家文學的不同，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是馬來文學、星加坡的國家文學又是另一種面貌出現，再者，星加坡文壇和馬華文壇都有自己的中文刊物，雖然有些報章如星洲日報，兩國今日來仍有同一名稱的報紙，但素質已大大的相異了。星華作者把他們的作品投到蕉風來，並不意味着他們的作品是馬華文學，如果他們認為是那是他們自以為而已。現在，讓我再舉個例子說明：當「星加坡十五詩人詩選」主編人出版全國性的詩選時，並沒有收入任何一個馬華作者底詩稿，相同的，溫任平先生主編「大馬詩選」時，也沒有容納任何一個星加坡詩人

的作品。很顯然的，星華文學與馬華文學的分道揚鑾是早已勢所必然。至於王潤華本人，若常常在星加坡發表文章，根本就談不上為馬華文學貢獻些什麼。

對於川谷君在「再」文中指責陳徽崇君在文章里頭誤導台灣人士的幾個問題（註一），筆者也準備在這裡作一番討論。關係「馬華文學五年來沒有進一步」這個觀點上，也許陳徽崇君對馬華文學的看法不够深入，而實際上，我們的文壇是有進步的。不過，我們也不能全怪陳君的看法，因為馬華文壇所呈現的一般現象確是如此。偽寫實主義的作品充塞着文壇上的華文報刊及雜誌。最重要一點是，當川谷君提到馬華作者時，就舉牧玲奴梅淑貞為例子，殊不知自己犯了一個大錯，第一，牧玲奴是星華作者，既然談到馬華文壇的作者，理應把兩國作者作客觀的區分及認同，而這只是舉例上的一個錯誤。第二，像牧玲奴這種在文壇上寫作多年而有名氣的人，讀者們對他是應該很熟悉的，可是當讀者讀了他收集在蕉風「牧玲奴專號」裡頭的作品時，讀者有時不但不知道作者要表達些什麼，而且文句晦澀到不能使讀者去欣賞他的作品。至於梅淑貞，除了偶而在蕉風及其他報章上寫一些短詩短文外，還有什麼其他表現？難道她能代表馬華文壇上一位有份量的作家嗎？從這些觀念看來，川谷君是最能了解本地文壇的，可惜自己也要誤導別人，又怎能怪別人誤導台灣人士呢？筆者覺得，像川谷君所談的「馬華作者的歸向」問題，自己本身並沒有沿着正題來發揮，若純以金錢物質及其他現實問題所限，這樣討論下去，反而是重點沒有被抓到，不重要的題外話却遍佈整篇文章，再談下去，也一樣得不到一個結論的。

※ ※ ※

對於一個有格的批評家，我想他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客觀的態度，不應把個人的主見滲進論文裡，可惜的是，近來我們的文壇却出現了一篇文章，從開始到結束，都是以謾罵的姿態出現，對於這一類型的文章，在我們的文壇來說，是一個可悲的現象。現在，筆者覺得對這篇文章裡的一些問題，有提出來討論的必要。

很明顯的，流川君的「中國文字學初步」是針對溫任平君的「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這篇文章而寫的。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流川君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歷來學者都一致認為，中國文字學、中國聲韻學與中國訓詁學，是開啓中國古典經籍

文藝「堂奧」的三把最主要的鎖匙，換言之，就是三種必備的工具。任何人若要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或經籍），並希望從中獲得輝煌成績，他絕對不能只懂得「說文解字」、「平水韻」或「爾雅」這三部基本的專門書籍的皮毛問題，他是應當要離「堂奧」不遠，透澈曉得個中的來龍去脈，但他並非是個專家，那又是事實。基于此種理由，我會花費一整年的時間，持久不歇地去探討中國文字學與中國聲韻學……」

從這段文字裡，我們可以看出，「但他並非是個專家」的「他」是指溫任平先生（因為作者整篇文章都是反駁「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的），一開始，作者便指責「他」——「溫任平君不是一個「專家」，也就是說，作者撰寫「中國文字學初步」的動機是為「專家」這個問題引起的，肯定了這一點，現在讓我們再來看流川君指責了「但他並非是個專家」之後，作怎樣的態度來寫他這篇文章。作者說：「基于此種理由，我會花費一整年的時間，持久不歇地去探討中國文字學與中國聲韻學」，文中告訴我們，作者之所以花費一整年時間來研究這兩門學問，是因為他看了「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認為上述作者不是一個「專家」，這是從文中所推論的結果。明白了流川君這個動機，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在「中國文字學初步」所說的「這不僅反映出撰稿人之自欺欺人的態度」是否罵對了人還是在自打嘴巴！首先，讓我們來計算一下溫任平君的「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自發表後至今有多少時間？查一九七四年二月號蕉風二五二期第十三頁起至廿三頁止，是刊登溫任平君的評論文字。過後三期，即蕉風二五五期，一九七四年五月份出版，便有流川君的「中國文字學初步」出現，換句話說，這兩篇文章的發表前後只不過為期三個月的時間。流川君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寫「中國文字學初步」的動機，他是看了溫任平君的論文之後（這點很重要）才撰寫有關這方面的文字。請問流川君，「我會花費一整年的時間」這一句話又作何種解釋，這種本來只有兩三個月就說成一整年時間的態度不是「自欺欺人」是什麼？其實，作者之所以要提出責罵之類的話，無疑的是要告訴讀者自己寫稿時的認真及責任感。事實上，我們不但發現作者在無中生有誤導別人，同時也證實出作者寫作論文的不忠實與不負責任。當然，一個修過大學四年中文系的人，只收集讀過的書本上的資料，然後加以重整寫成「中國文字學初步」這類的文章，並不是很了不起的事，何必以「但他並非是個專家」這個名目

來炫耀出自己才像是一個有關這方面學問的專家，請問作者持的又是何種態度？

流川君在寫這篇論文的時候，筆者覺得他並沒有把觀念弄清楚。溫任平君在他的論文中所要討論的即是中國詩與音樂，中國詩與圖畫，重點當然是放在這兩方便的問題上來談，是以中國文字學就不是他所真正要探討的專門性問題。當然在討論文字中，涉及中國文字學是必然的，但這點並不算是最重要，一則他一開始就不是撰寫「中國文字學」這方面學問的理論（如果是，那麼若作者又缺乏一些較完整的資料，流川君大可以提出來討論，但並非是一大堆的謾罵文字和人身攻擊）。二來既不是專門地去寫有關這方面的文章，重點不全在於文字學這個角度上，論及文字發展時，沒有把所有文字發展的過程及朝代提出來加以引申，也是無可厚非的事。至於在這方便舉例上的省略，是因為整篇論文篇幅之無法容納之故。本來，像流川君這篇「中國文字學初步」，是應以一篇學術論文的姿態出現才對，可是在整篇文章裡，作者却注重在謾罵上，文章節外生枝的地方到處可尋，結果看起來，論文不像論文，只在於「專家」這個小問題上兜圈子，要知道溫任平君的論文根本不是專門性的探討中國文字學，他也不是以一個「專家」的身份出現，我們不知道流川君為什麼要給別人套上一個「專家」的帽子？筆者認為，這種寫稿態度不但不負責任，對我們文壇來說，簡直是一個可悲的現。

註一：川谷君在「再」文裡指出陳徽崇君所發表于台灣中國時報「海外專欄」中的文章裡，提出四個問題有關陳君誤導台灣人士的，那四點是：①馬華文學五年來沒有進到一步；②把文中所引那兩首現實主義的新詩說成是「馬華文學的現代詩」；③深造的作者是「飛出籠子的鳥」，他們不願回來，本邦的文壇也不需要他們；④馬華文壇的作者不歡迎深造的作者回來。

靈光慧眼

古今中外的畫家，當他們提筆描繪聖賢道釋時，都喜愛在他們的頭頂上一道光圈；我把這道光圈稱為神靈之光，靈光。

在東方，我們看唐代的吳道子，史書上說他「寺觀之中，圖畫牆壁，凡三百餘間」，手下畫出的道釋在千數之上，「凡圖員光，皆不用尺度規畫，一筆而成。每畫員光，觀者如堵」；所計「員光」，就是神靈之光圈。陝西西安大雁塔保存的唐代石刻，東、西兩門楣上所雕鏤的佛菩薩弟子以及護法天王，無一不繪有「靈光」。宋代李嵩所畫的羅漢圖、宋版妙法蓮華經引首的釋尊布道圖以及故宮英華殿所藏的七幅佛像，處處都頭頂靈光！即使是日本，也莫不如此：奈良市正倉院的彩繪佛像幡、東大寺的菩薩像、奈良國立博物館藏的釋迦說法圖以及奈良縣神護寺的如意輪觀音圖，也都是靈光閃爍，照耀東海！

道釋有靈光，神仙呢？當然也有。明人的列仙全傳（有像本）在王褒像的頭頂上，也繪有一道光圈；王褒，字子登，范陽人，漢安國侯七世子孫，年青好道，入華山，後隱洛陽山中，遇南極夫人及西域真人，由是道成入仙。仙人也是有靈光的。

在西方，耶穌基督以及聖母瑪利亞都莫不有靈光，文藝復興時代的拉斐爾，西班牙的牟里羅以及佛羅倫斯的安德雷，這些畫家所畫的「聖母與聖嬰」，都是靈光四射，具有無比的感染力。畫了許多以聖母、聖嬰為主題的拉斐爾，他的「椅子上之聖母」「美麗的女庭師」「靈鳥與聖母」「綠野的聖母」「大公爵的聖母」以及「聖母的光輝」，都是環繞光圈，圓圓漣漪在畫面上。米蓋朗基羅的梯邊聖母浮雕、里比的牧羊人頂禮、達文西的岩窟上聖母、牟里羅的聖母昇天以及提香的聖家族，充滿慈穆，洋溢無比靈性——靈光使然也。

靈光似乎充滿着神秘，使畫面富有「神」的味道；實際上，靈光不但沒甚麼神秘，而且的確存在着。聖賢道釋有此靈光，你我販夫走卒亦有此靈光！

讀過物理的人應該會知道，宇宙間任何物質都會發光，上至恆星，下至電子、粒子，通過充滿着微妙的、富有彈性的介質——以太，這些光由某一點波動到另一方。深海裏的魚群，某些地區的植物，也和恆星、電子、粒子一樣，閃耀着動人的光輝，宇宙間的一類動物，也時常閃爍着這種光輝——孟母為着教養她的孩子軻，從墳場的附近遷到城市裏去，又從城市裏遷到學校旁側，孩子上學了，學而不長進，孟子抽刀斷機，示以學不能中斷；這是慈愛之光，這種光暖如三春暉，涼如溪中流。漢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他的女兒緹縈上書文帝說：「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為奴婢，以贖父刑罪。」文帝感其三，為之廢除肉刑；這是孝慈之光，這種光可以令在上的天子掉眼淚，可以使在下的全國百姓同歎息！南宋的文天祥，年青遊學宮，看見同鄉前輩歐陽修、楊邦義、胡銓們的肖像，名字上不是諡「忠」，便是諡「節」，便慨然地說：「死後不能在這兒有個牌位，算不了大丈夫！」中狀元復投身政治，出將入相，為抗拒蒙古鐵騎而繫身囹圄，四年不屈，為國犧牲，成為中國忠孝節義的千古完人；這是正義之光，這種光可以令鬼哭、令神泣、令天崩、令地折！春秋時代的孔子，宋代的張載、程氏兄弟、朱熹、陸九淵，明代的王陽明，他們創立學說，垂訓萬代；他們立心天地，立命生民；他們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智慧之光，這種光明如日月，與天地山川同朽。慈愛之光、孝慈之光、智慧之光，這是人類的光；這些光，和黑夜裏的植物、深海底的魚群、太空中的恆星、物體內的電子的光，一點也沒有兩樣。

對一位凡人來說，他的影響力可能只達到他的家庭子女，或者親朋戚友，我們說他頭蓋

上的靈光是六、七等；對一位教師來說，他的影響力可能只達到他的學生或週遭的朋友，我們說他的靈光是五、六等；對一位政治家來說，他可以影響舉國上下，甚至於決定下一代的命運，他的靈光是二、三等；一位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哲學家或者宗教家，他為萬世立下大業，為天地創下勳功，他的靈光是特等，一顆永遠不朽的特等星！一顆永為後人瞻仰的大恆星！

天下的母親非常多，可是能够像孟母一樣，發揮自己頭蓋上的慈愛之靈光的人，可就不多了。古今為人臣者何止億萬！然而，能够像文天祥一樣，把正義之磅礴宇宙，徹照萬古的，也是屈指可數。中外搞政治的、搞思想的、搞哲學的、搞宗教的，至少在千數之譜，能够像孔子、孟子、釋迦牟尼、耶穌、林肯、孫中山、甘地，發出凜烈的光輝，為全人類謀幸福，為全人類供獻智慧，大概也寥寥無幾！

人人頭頂上都有一環光圈，有的光圈的亮度是特等級，有的光圈只是五、六等。假如我們三生有幸能够有機會瞻仰一位大智人物，我們將會發現他有氣壯山河之勢，有鳳威麟祥之姿，更有與日月爭光之才華，這就是靈光！那頭背上靈光在發揮力量，它在感染你，它在照耀你；讓你趨向於他，讓你趨向於永恆。有的人頭頂上的光圈是灰色的，或者甚至於是黑暗的，這種人不是充滿了殺伐之氣，就是心胸忤刻陰險，望而生畏。藝術家體察入微，看見聖賢道釋有這一道光亮的環圈，所以細心地把它描繪下來；文學家也很敏銳，「氣宇宏深」「才華蓋世」「氣貫牛斗」「豁然大度」都是靈光的形容詞。藝術家並非在幻想，文學家並不是在胡扯，我們人人頭頂上確是有一道靈光，明暗各不同。

我們頭背上既蘊藏着這一道圓圓的靈光，我們應該把它的光亮發揮出來，讓它照耀你的家人，讓它照耀你的學生，讓它照耀你的國家，也讓它照耀全體人類！點在茫茫的宇宙天邊，點在長長的歷史頭上。

西遊記第五、六回說孫悟空大鬧蟠桃嘉會、偷吃五胡蘆金丹之後，玉帝在窮於應付的情況下，聽從觀音菩薩的推薦，派遣顯聖二郎真君到水簾洞降伏妖怪。西遊記說這二郎真君長得「相貌清奇，打扮得又秀氣」「儀容清俊貌堂堂，兩耳垂肩目有光」；說他「目有光」，可見他的眼睛比常人特別。二郎神和孫悟空大戰三百回合，又戰五百回合，孫悟空不敵，搖

身一變，變作一隻小麻雀，二郎神遍尋尋不着，乃「圓睜鳳目觀看」，才看見大聖化作麻雀。兩廝殺到山坡，大聖一溜煙跑到坡底化着一座土地廟，二郎神追來時，靜悄悄一個猴影也沒了！二郎神慌了，乃「急睜鳳眼，仔細看之」，乃識破妖怪花招。吳承恩一說「目有光」，二說「鳳眼」；可見人類除了兩隻凡眼、肉眼之外，還有另一隻時常被我們忽略掉的「眼」。三才圖會說：「鳳眼，波長貴自成，影光秀氣又神清，聰明智慧功名遂，拔萃超群歷衆異。」描述「鳳眼」很切貼，但是，似乎誤指眉下兩隻凡眼、肉眼為「鳳眼」了！西遊記第六十三回歷述孫悟空被九頭驢馬殺得人仰馬翻之際，看見二郎神帶領梅山六兄弟騰空而過時，乃差使人戒前往求助，八戒問他為甚麼不自己去，他回答說：「顯聖大哥，我會受他降伏，不上見他。你去攔住雲頭，叫道：『真君，且略住住，齊天大聖在此進拜。』」堂堂的齊天大聖居然要向二郎神進拜，而且「無臉見江東父老」，可見二郎神的確威風八面，助成他降伏妖怪的「鳳眼」更是不可等閒視之了！

佛本行集四七、增一阿含經三弟子品、大智度論十一會記載有名的「目連救母」的故事，燉煌出土的變文裏也有「大目乾連冥間救母」「目連變文」「目連緣起」，記述這則故事。目連，釋尊十大弟子之一，又名目犍連、大目犍連，他母親叫青提夫人，家富，在世慳貪，多饒殺害，膝下一子名羅卜，道心非常。羅卜從佛而為目連，佛十大弟子之一；母死墮阿鼻地獄，受無間之餘殃。目連見母入地獄，痛苦悲號，變文說「目連天眼，觀見慈母」，受苦受難；經過萬生萬死，才救母離地獄，甚麼叫「天眼」呢？無量壽經有所謂五眼：肉眼、天眼、法眼、慧眼和佛眼。除了「肉眼」之外，其他四眼都不是常人所能見得到的。

人類除了眉下兩肉眼外，額中間還有另外一隻眼；這隻眼，能知見粗細、遠近一切諸色，及衆生未來生死之相。這隻眼，我把它為智之眼，慧眼；二郎神之「鳳眼」，目連之「天眼」，內典之「法眼」，皆此眼也。這隻眼和「靈光」一樣，一點也不神秘，只是常人看不見、不知道它的存在吧了！

春秋時代孔子創立「仁」的學說後，繼起於戰國時代的孟子，尙且為人性拈出一個「義」字來，一仁一義，為中國甚至於全體人類萬古不朽的人格標準，我們不能不說孔孟皆獨具慧眼，照灼萬世萬代的人心；孔孟除兩雙肉眼外，尙另有一慧眼，徹視萬年以下。司馬遷弱

冠即承繼父業，南遊沅湘，北上朔方，訪鄒魯，探禹穴，自序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儼然以孔子筆削春秋自許，完成了一部驚天動地的史記；史書體例、史家楷模都在司馬遷手中奠基，二十四史皆無法離其經道！司馬遷額間別有「慧眼」，爲千世照明，爲天地垂範。滿清末葉，康有爲、梁啟超、六君子諸人，洞悉清廷腐朽，國步艱難，倡導君主立憲，推動維新變法；孫中山、黃興、七十二烈士諸輩，獨察君主立憲不足救國，倡議民主共和，發動辛亥革命；這些人，除一對肉眼外，也都具有另一隻慧眼，能知人所不知，能見人所不見！

孔孟目光如炬，洞察人性，垂統萬世；他們的慧眼能照徹萬年。司馬遷眼神閃爍，筆削史籍，遺風千代；他的慧眼察知千年。康梁之輩；盡知百年間事，乃風起雲湧，爲民解懸，爲民止暴禁非；其慧眼也，察知百年內事。慧眼人人皆有，有的人觀察至萬年之遠，有的人觀察至千年之遙，有的人觀察至百年之距離；當然，有的人只能觀察幾十年、幾年或者幾個月內的事而已！

二郎神能見人所不能見，目連隻眼能照陰陽，這並非神奇不可思議之事！孔子、孟子、司馬遷、梁啟超、孫中山，他們那隻眼睛，豈也不是見人所不見、獨照陰陽嗎？居禮夫人的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豈是他們早已見知的嗎？一陰一陽，一隱一現，全憑慧眼！「盡信書，不如無書」，用肉眼讀書，爲書所述、所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必須經一事方始長一智，那是用肉眼觀察事情，才會爲事所累、所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仁者和智者都只知肉眼，不知有慧眼，才有仁、智之異。「察見淵魚」者，只帶肉眼，忘了慧眼；「明察秋毫」者，知道有慧眼，却是不善於利用慧眼；「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者，雖有慧眼，却並不能日夜常照；「兼聽則聰，兼視則明」，肉眼看當代，慧眼觀往古、未來；肉眼察週遭，慧眼視中外，二郎神、目連是如此，孔子、孟子、康有爲及孫中山也是如此！

八月二十四日

溫瑞安

「圖騰」之第三部份 木蘭舟渡

過去的江岸

霧，迎面罩下來，我們的舟，徐徐滑過鏡一般的水面渡，過那江岸

又自江岸穿出來

木蘭舟，你悲悲切切地盪過來帶了許多往事，那風

那城，那一塵不染的盪過來

輕輕地搖，輕輕地擺

時而右傾，哦，又迅即左側

顛顛挫挫，含糊不清的盪過來

你不驚魚、不驚草，不驚飛絮的

游過來，像落地的長袖

金殿前不驚筵節的宮娥

一切竟成了真個

年青的你要修成正果

爬上山，坐下來，你要說什麼

其時月亮圓圓，黃昏扁扁

你說你是忍不住的風

是要把霜紅的葉都括起來

是嫩綠？是嫣紅？相

間、一詞拆開

不通也得通
似童年屋外，那沒完的蛙
撲通撲通的跳下
你以為的海，而彈指間
風雲不再，你真的要渡
渡過江，渡過海
再立志渡過一座洋
襤褸的回首處，飛花醉月
有人寫成了燈海
在黃昏裏打開窗
有人坐着看星，睡前詢查
所有的星都夭折在自己的日記裏
大鐘敲古寺
葉落梧桐驚
站着行路，睡着唱歌
一生中與宮殿對坐渡過
你的約會呢？黃昏後
你還有必赴的約會
在遠遠的中原相候
那地方你一定要去呵
木蘭舟輕輕一結一結
編成了一朵漾開的花
又慰平了它，請守候我
請接待我罷，溫柔的相候
我一定航向那無盡

的海。洋。一朵花落了
埋葬的人把它看成
另一朵花，我跌落在溫柔裏
無盡的溫柔，無望的溫柔
秋海棠葉一般地覆蓋了我的舟。必須要知道
木蘭舟，你不是我
你不需知道我啊但你
卻最了解我大霧大霧
霧漫漫我和你徐徐又
輕輕地躍向往昔年歲
裏昔日的流光裏無限
依戀說不出我對你的
哀戀木蘭舟啊木蘭舟
我和你靜靜渡過渡過
天荒了，地老了
我看見童禪向我走近
招手，微笑
且指示，我要去一個地方
坐上了船就開航罷
其時風大了，儘是惱人地吹來
催得人也老了
千苦萬辛，那地方
猶未到。兩岸蟬鳴
蟬語，細細碎碎

靜靜告訴：何需鳴蟬
禪語也是一樣
請坐吧，別打揖
江湖上是不講究這些
的，而此地，你會來過
你忘了嗎？這貼地
而走的輕霧，把自己吹
吹啊啊吹成了秋風
桃花扇，哭着搵
那條路你允諾要去的呵
你難道忘了嗎
葉落時的燈，葉落時的
烟，葉落時的風
葉落葉落葉落
燈和烟和風
渡到岸邊，又自江岸
渡了出來，到了舊時的
江岸，而江岸仍在對岸
在江岸前我們猜測江岸
遙想江岸，萬事雲烟
忽過，木蘭舟
我哭過，悲傷過
自霧中穿過，從
往昔走過，穿過
曾把那地方愛過

莽莽秋草，浩浩江湖
花夢到春天就會開
淚遇到悲愴時
化成血。木蘭舟
你化成霧中的雪
我們爲你冷，爲你
關窗，蓋被，穿上寒衣
徐徐行駛，至，那
原來的地方去

此刻的江岸

必有下列涵義：此刻
曾經過去，將達未來
而未來迅即逼近，過去
一如手上的照片，黃而
陳舊，有必要時是
愛人的巾帕，羅衣上的
樹影斑斑，葉影細細
像將來的霧，不十分
清晰的模糊，薄荷香般
走近來，過去冷冷在背後
現形，喜而相逢，逢而相擁
交匯于一處：此刻現在
說時正成了個去未來
木蘭舟，正沒入天茫

地茫，的大霧中，沒有
海鷗飛去，極目翱翔
那地方仍是要去
在可疑的毡帽裏
世界顛倒，熱而難耐
在可疑的髮茨下
活動着整個小型的宇宙
大型的封鎖，小型的震動
總是要翻身渡去，去
寒冷地方，輕唱曼吟
木蘭舟，你舟上的人
身著白衣，風中長歌
英武當年，無所畏懼
木蘭舟，鏡面一樣滑去
容我助你，一臂之力
敬重那長街敲梆人的燈
殘亂的枕，嬌恣的容
世界憔悴在凌亂的龍鳳
綉金被上。白衣，你的
劍，死了千年，忘了
名號，在放浪中你歸來
滿城燈火承繼
又冷又無言
墜樓啊墜樓
你難道忘了嗎

哀涼仍在哀涼
城冷寂在城裏
白衣啊白衣
那地方仍要去
你難道忘了嗎
昨天還魂在身前
明天成了殘卷
青燈，青燈，你在一旁
難道沒看見？
雨霏霏下，何須張傘
木蘭舟，貼地渡去
生時互相遺忘
死時相互憶起
長帆遠航，伴與燕飛
擊節輕歌，不覺寂寞
日子是一黑一白在替換
蘆葦白頭，江岸蟬唱
月色已藍，風在林梢
的盡頭，你知道嗎
花香如焚，滿身泥污
污染不透那清盛的夏
夏是秋種植下去的菓
菓實如怦怦的心落地
地上正統統迴應冬天
天轉青綠正是春了花

花了江南花了荷塘
的時節。木蘭舟
渡水前航，未歸征人
持着斷劍，在春雨裏
奔來，且馳且道：
塵封的劍，武陵的人
迢遙的需要
故鄉的戀棧
木蘭舟，你知否
故事蒼老，垂暮輕笑
是怎樣的手，才能把
剛剛開始的愛寫成永久
是怎樣的筆，寫成怎樣的
故事。是怎樣的時間
緣何剛剛相遇就是結束
匆忙決定，受傷的狼
我懂得從前的假笑
假裝平凡，逸緻閒情
都能備有。木蘭舟
你我點頭說笑，笑那
時日年輕，歲月流轉
落葉飛沙，燈火滿城
每當臨岸，不覺迷玄
唱了一朵燕姬，哭了一
闕虞姬，月正當空

月正當中，一些天空
苗疆、漠北、關東
開了一山梔子花
在石榴裏爆開
春雨楊花，原是
夢。夢？夢夢
梨花與燕子分家
路至此盡，猛抬頭
此刻的河，流向
昔日的海，退向
將來的江，大霧一片
此刻的江岸
隱隱約約，婉婉約約
隔着未來與過去
追憶將來，期望過去

未來的江岸

霧，向後漸行，漸行
漸遠。漸不見，木蘭
舟，你仍催發，向晚
渡，那座亭，在那未來
的江岸，春花如
火，草碧如潭
水，流向那一處？
未來的江岸，不熟悉

的江，似曾相識的岸
狂歌當哭，俠氣豪情
宛若當年。木蘭舟
蒼茫間跌坐，神祕
而哀愁，憔悴情柔
美麗的錯愕
是故事都令你出神
入神是那則清麗的傳說
不辨方向，昨夜流星
天際劃過。乍醉，伴狂
沉舟不如沉船，燃燈
不如燃香，背風不如
背向，來載一甕骨灰罷
撒在未來的江岸
故國神遊？故國鬼遊？
過去未來，現在多情就笑我
一座岸在笑，淚在一座岸
兩岸宮黛，兩種顏色
永遠也無法妥協，爭吵
或不爭吵，一擎軒昂
依然存在，千萬匆忙
在水聲中流過，白鶴笑人
痴，錯有誰知，秋水連天
不見伊人，第一次懂了的
悲涼，最后一次吞的橄欖

的霧。桃花木，沿岸
成林，成陰，長髮白髯
白衣紛飛，焚一首詩
與你共渡。入山成鳥音
入世成英雄。不再淒泣
不再淒其，花卉稱奇
夜來也，日即去
此刻行過，未來日近
而黃泉路遠。花鼓慶宴
天河皆舞，木蘭舟你要行向
天上？人間？那地方
仍一定要去？你難道
忘了嗎？額繫紅巾
是你英雄或勇士
焚了雪山，江湖還剩多少路
景色定必宜人，你說：
滿山定必過去，哀哀愁愁
大可不必，我們一齊
走路過去。千萬朵陌生齊笑
只因一朵美麗的驚喜！
羅袂兮無聲，玉稊兮塵生
疾風加陣雨，路燈也齊亮
的夜晚，來了，臨了
悠悠遊遊，年歲悠悠
星光孤獨的照耀，杜松子
的髮香，你的被，你的舟
你的船，你的寒

最後的唐宋，最初的憐愛
一刀斫下，不過是
美麗的頭顱，夕陽
靜靜老去，你我同行
臨岸或是臨風，木蘭舟
以前的淚，明日的巾
成長是一條雨中的泥濘路
匆忙而方向全無
春衫薄否？春意濃否？
薄倖盡是楊州慢
慢慢流成漫漫
水聲連環，水意往返
春意濃的是彼岸
彼岸在前岸的江上
靜泊，花和水
落和流，無意動盪
動也出神，流也出神
傷情三百六十五處
的月亮與太陽。木蘭舟
催發呀，你催發呀
木蘭舟，溫暖的沸騰
美麗的小手，微笑時
有淚，調首時成千古
朱門釘着墓誌銘
血紅的孝服，幽深

涼。啊向晚的向陽
靜靜立着，靜靜流着
永遠向前，流向最後
清平調裏的黃鶯
放棄裏的柔情！
月末成朝霧，月昇
無限，無限的瞬息
瞬息成萬變，變成仲尼頂上
的一朵急急的雲
黃昏！細雨！一概
散盡！孤舟！白衣
登萍去！美麗的掠劫
甜美的絕滅。北回歸線
愁對孤雁。音塵絕
失了江湖，失了江山
木蘭舟，昔日的江岸
聳峙在面前，未來的
江岸，流離在昔日的
洋。這便是結，這便是
果。此刻的江岸
重現又還魂，推出
舊日與來日，昨夜與今宵
在何處？木蘭舟
天也迷茫地也迷茫
連舟也迷茫，你
究竟要把我載向
什麼地方？

短句六闕

青色·禪

青色的刀尖
刺戮
讓我置身其上
敞開蔽塞的毛孔
讓昨天前天大前天……
所有的鳥話
流出

(他們問我：
一個男人要用多少根螺絲

才能釘緊一個女人的身體？)

這些
在退伍前
是一種禪

七一年五月作
七四年七月改

青色與我

青青的草尖刺入我濕熱的汗孔
我手中的一把長鎗
竟是彈醒我的一把鑰匙

(目標自我雙目下沉……
突然自我肩我叫我掉淚的
還是那下沉的鎗靶)

你們這些和青草交合的保護色
任你怎麼嗅
也嗅不出一丁點青色的味道
一丁點
青色和你的關係

七一年五月作
七四年六月改

暮園卽景

那天早晨
在咖啡山，或者碧山亭
一條野狗
垂死地拉奏半生熟的二胡
尋找祖宗
而家譜上，胡樂入侵以前
琵琶之外二胡之
還有……
而牠賴在意大利的大理石墓碑旁
拉奏半生熟的二胡
曲名：尋夢園

當天下午
那條野狗暴斃
在意大利的大理石墓碑旁

七一年六月作
七四年八月改

傳統

之一
寬寬
深厚之霧
檀香之甘美
咫尺天涯
吾身既陷落於斯
必長於斯
深深厚厚甘甘美美之霧
吾身安在

之二

一抬頭
向上勾捲的屋角憤怒地勾裂我心
一隻麒麟
張牙
舞爪
吾身碎裂

於朱壽之鷹爪下
覓覓

七一年六月作
七四年八月改

日子粗糙

一種錯誤的定律
使我們深陷泥沼
使日子粗糙如是
楚痛四佈
夢，耀眼
而眼，視而不見
我們乃因此擦身而過
案下
一隻葡萄的蝸牛望太陽痴爬
（於是有人寧爲一廠森林
製造最初之園景
沒有爬虫
更沒有蔽體之落葉）
陽光冷峻。雨水堅硬
一座原始的樹園
空翠不起
一條錯誤的定律

我與愛情

七一年十二月作
七四年七月改

A
TIP 有個這樣的廣：
一片海，粉紅色，靜得出奇
一個女人飛而濺出
我女人，也是這樣兒出現

B
她問我生活的意義
答：下班時有人走路回
有人搭車回
有人駕車回
有人，像我，載了老婆才回

C
我問她什麼是愛情
答：必要時用頭髮看你

七二年六月作
七四年八月改

閒思錄

死無葬身之地

黃潤岳

時代的改變，不僅影响到我們的生活方式、道德觀念及行爲準則，而且轉變了價值觀念，甚至於思想路綫。

在大變動的時代，不是無所適從，便是全盤揚棄；抱殘守闕幾乎已是不可能的事了。現在是誰都得跟着時代走，只是走的速度和方式的差異而已。

其實，每一個時代都有不願意隨時代而變動的人。在從前，他們可以爲閉戶不出，他們可以爲隱士，他們可以遁入空門。不過，到了我們目前這個時代，我們逃不掉、避不開！

歐美的嬉痞士，一直都想逃遁。但是，他們既是這個時代的產物，要生要活，也就不能離開這個時代的環境了。

走得快和走得慢，便發生了「代溝」；走的方式不同，大至於政治思想、政府組織，小至於衣着髮式，都是涇渭分明的。

死生之事，大矣哉。從前諱言死，如今有錢的人，必須預定遺囑。

我雖然是沒有錢的人，也沒有不動產怕抽遺產稅，但是，我仍得立下遺囑來。我有四個女兒，只有一個兒子。女兒們都說：將來爸媽的東西，當然都留給弟弟。我聽了好笑，我到底有甚麼可以遺留呢？我的太太說：你有許多藏書和字畫。不錯，字畫一大箱，至少有些紀念價值，有些是當代名人書贈，都是可遇難求的。至於藏書，問題可多了。藏書的地點，便

青黃不接。我自己要四海飄浮，兒子還在大學讀書，最近的將來，這幾千本書要藏在那裡？第二代多是在發展國家中深造，發展國家中就業，甚至於定居，我那些中文的文哲哲會和他們風馬牛不相及，英文的也是和他們道不同的。他們有心情有時間來閱讀麼？我有一套相當完整的有關教育的書籍，兒女們用不着，忍痛割愛分送給幾位朋友了。

有關財產的遺囑，就是把藏書字畫全都列入，掃數留與余兒存念，問題就解決了。

我的遺囑特別還要提出我的身後事，如何安葬。養生送死，原為兒女天職。我身為人子時，就沒有盡到養生送死的天職。我大學畢業之後，有了工作，結了婚，生了子，我還是要靠爸媽接濟。我的父親何年何月死，我都不知道。我的母親，如今還在不在人世，我也茫然。因此，我自己的養生，仍是「貴客自理」，儘可能不要麻煩兒女們，減少我的內疚。我未養我父母之生，亦毋庸我的兒女來養我之生。至於送我之死，實在也不願麻煩兒女們。首先我要禁止披麻戴孝和穿一百天黑衣服。自然也不須甚麼宗教儀式或傳統方式，一死百了，何必麻煩。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一把火，燒成灰，丟掉！

講起來也痛心，想不到我竟落到死無葬身之地。所謂死無葬身之地，原是咒人之語。而今不是咒詞，而是寫照。好在我看得開；時代不同了。

別以為我不注重祭掃。我的祖先墳墓，雖然不在此地，每年清明，我一定要率領家小去掃鄭振中先生的墓。我和他非親非故。他是龍引學校的董事長，我在龍引做過十四年校長，我們這種董教的關係，倒非常忠誠持久。

記得韓愈的祭十二郎文中有：你死我葬，我死誰埋。我現在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我死了埋了之後；誰來祭掃？這不是說我的兒女不孝，他們不會來祭掃，而是他們無法祭掃，因為他們都已遠適異域，天各一方。我死了之後，埋在任何地方，他們都不易在清明節時來掃我之墓；甚至於連清明或七月半是那一天，他們都會不易鬧清楚。

與其死為異域之孤魂野鬼，不如連一點鬼的依附也根除。我死了之後，做鬼是不可能了，唯一的可能是為神。

死無葬身之地而可能為神，豈非大幸！

L·S·F

「傳統的與現代的」

廿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大特色是比較文學的味道濃厚。在今天，論者以艾略特和龐德等人的理論和作品來比較和品評一位中國現代詩人，或以西方小說批評的標準和術語來討論中國小說，是很常見的批評習慣。若根據比較文學大學者威立克（Rene Wellek）的比較文學定義——「超出一種國家文學範圍的任向文學研究」——現代中國文評家都可說在不知覺中作了比較文學的工作。但真正有知覺地抱着比較文學意圖的努力卻不多見。最早的似乎可追溯到陳銓先生的「中國純文學對德國文學的影響」；但一如標題所示，這是現已落伍的所謂「法國派」比較文學，注重文學的影響研究。近二十年來是「美國派」比較文學的興盛，力求把世界文學看作一個整體，沒有國家和語文界線。這一派的著作我們可想到葉維廉先生的「缺序的生長」，雖然此書的比較研究意圖往往頗含糊。

楊牧（葉珊）先生的「傳統的與現代的」（台北：志文出版社，一九七四），在比較文學的努力上，比葉先生的書較顯而易見，也更具野心。楊先生在「自序」中開宗明義的說他的目的是要「在比較文學的大前題下尋找現代的美學標準，來放慮一般所謂文學批評的問題」。

書分「傳統的」和「現代的」兩部份。傳統部份「抽樣討論了些我覺得重要的古典問題」，主要是中國古典文學——詩經，楚辭，漢樂府和唐詩。現代部份則檢討了台灣現代詩人痲弦，商禽，鄭愁予，小說家王文興，卡繆和電影「秋決」。楊先生把「秋決」的討論和其他文學討論論在一起，甚見心機，可看出他對比較文學的定義的寬大容忍。有一點要指出的是，本書的十五篇文章（另兩篇為附錄）的寫作年代，是從楊先生在東海大學當學生到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當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副教授的這段時間；早期的文章，特別是「一個幻滅了的希臘人」和「卡繆『瘟疫』的象徵」，固然標誌著他的一段文學心路歷程，但和後期較成熟的論述排在一塊，卻頗不調和。此外，楊先生本身是一位現代詩人，在序文中承認對現代文學的盡量卻拒性情。本書的重點無疑是在古典文學。

比較文學方法是否適用於中國古典文學？中西比較文學的意義何在？而這種比較是否單祇在尋求兩種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或共同因素的羅列？這些問題在「衣飾與追求：離騷和仙后的比較」中得到最明確有力的答案。楊先生通過屈原和史賓塞作品的比較研究，重證了近代美國比較文學家的論點：比較文學是現代最具挑戰性，最能發掘文學意義，甚至是最無可避免的文學研究法。中國古典文學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根本不存在，但這未能阻止楊牧先生比較這兩部產生於完全不同社會背景下的托意作品，劃出屈原和亞瑟王子在追求歷程中衣飾和追求的關係，確定了「離騷的托意型態大體上並不和西方一般的托意文學有向不同」（頁八十），進而探索這兩位追求者的追求和意義。楊先生推翻了唯有在影響或類似點脈絡可尋的兩種文學作品中方可作比較文學的謬誤。

若我們把本書看作一本比較文學著作，這篇論文無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楊先生甚至在文中談到他的比較文學觀：「比較文學的任務是不是爲了找尋彼此影響的線索？這……問題應該得否定的答案，否則中英文學的比较是沒有意義的。在我看來，現代的比較文學應該強調的是文學間共同（或不同）特徵的揭發和思考，以引導出某一文學理論的建立，進而了解兩種或三種文學的特殊精神——不論其爲『和諧』或爲『衝突』都一樣可貴。」（頁七十六）無疑的，這方法的應用在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中是「背經離道」的，以致「衣飾與追求」，「吳山以後的馬純上」，「公無渡河」，「唐詩舉例」和「驚識杜秋娘」各原文在刊物

上發表時，「無聊的專家和緊張的學者撻伐過我」，迫得楊先生在本書的自序中爲他的方法重新辯護。他說，「老式的文學訓練也頗能磨礪人的思想和分析能力，在人文教育的總目裏，是有價值的，一如數學和邏輯。比較文學要在這種思想和分析的練習以外，增加一個類比推論的過程，以之開發文學作品的新內容，肯定藝術的獨立。」（頁三）而楊先生也果然有不少精微的見地，譬如發現「公無渡河」這首漢樂府之與希臘悲劇精神的吻合和它的中國抒情傳統的「至大至高」的表現，以及杜秋娘「金縷衣」的新意義和它在中西「及時」詩傳統裏的悲劇性「生死對照」。

現在來估計本書在現代中國文學批評中的重要性，也許尚言之過早。但在一向處於孤立狀態的中國文學批評傳統裏，任何新外來批評方法的介入，無疑都有啓往開來的作用。

賴瑞和

月亮，乳和髮

艾文，「艾文詩」，吉打，
棕櫚出版社，一九七三，一一六
頁，馬幣二元。

如果我們要概括艾文詩的主題，像批評家說華萊·史蒂芬的詩全是「哲學冥想」那樣，我們可能辦不到。艾文的詩拒絕概括；這也就暗示詩人拒絕作「主題的變奏」，拒絕把他的經驗，迷惑和人類視聽的感應濃縮到他認為恆古不變的幾個公式，幾個「秩序」，或者他乾脆拒絕——不知覺地——作這追求。那麼他要甚麼？

「艾文詩」是艾文的第二本詩集，收了他從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的作品。如果你已忘了，每一個詩人都有他的夢，野心和理論，但開始的時候他祇能寫「練習曲」，寫日記一樣紀錄一件事物，一種感覺和一個情境最明亮的一面。而日記是沒有公式的，除了透露生命的快樂和憂傷外。

但讀詩不同於研究。我們不必像上課一般的辯論雪萊的無神論，科立奇的想像說，艾略

特的無我主義和他們詩之間的關係。我們祇要求詩人把我們午睡起來下午的金黃色陽光在小房玻璃窗上跳躍移動的那美麗一刻捕捉下來，給我們一個新經驗就心滿意足了。所以，「超現實」意象最令詩的欣賞者著迷，沉醉：

貓又叫

每逢月流

便有一束黑長的毛髮

梳著溪水

這一幅景更有想像位置交移的趣味：

（「貓」，頁廿三）

女人

用針

一截一刺縫補

盡處

居然躺著

一幅

岌岌可危的

豪乳

「超現實」或許不是很適當的字眼，但這類意象的應用迫使讀者集中注意力，引導他的想像發揮，在短詩裏（艾文詩大都很短）自給自足。

「艾文詩」中最常出現的幾個意象——月亮，乳和髮——在經營最深刻的時候，都帶著恐怖感：

你就在那裏

種花打柴汲水

把自己的毛髮

掛在月片下
酸痛

（「九歌」，頁卅九）

一個少婦

抓乳房

紫色的

子芽

流滴滴奶水

（「作品」，頁廿九）

把醜陋的提昇到可怕的美麗，詩人大凡都有這企圖——給我們固有的經驗新的意義和解說，擴大人類想像的疆域。或許這便是藝術最簡單的作用之一。

艾文的語調是出奇地平靜，超然，在一些情境裏，反而因此變得非常含諷：

就看到坐在門檻

兜著戰亂餵奶子的媽媽

新洗的頭髮

潺潺的白水流下黑布衣（「故事」，頁四十九）

我們可以想像那是一個怎樣安靜中藏著無限騷動的「故事」，暗示著詩人對事物的態度。這態度經常是「冷靜的分析」，鮮有「熱情的擁抱」。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艾文很少寫情——他的詩大都寫景物；甚至在寫「寂寞」（頁八十五）時也是那麼有節制。但有時候，艾文句子過份斷斷續續所造成的僵硬語調卻損失了戲劇張力。

鄭乃吉

草

其一

兩男女

看見一根草

從地上鑽起

他們移植

到岩石

一夜

自瘦成青煙

升起

對着月亮狂笑

森嚴

凜冽

犀利的揮劈過來

他們驚慌
焦慮

逢人便說

我們不怕草

我們不怕草

其二

狗吠

貓 蟠伏

天空

掛着掃帚

月色

縮過來又縮過去

一整塊臉孔

白得發抖

驀然

山撼 地動

草

草

黑壓壓的

撞來

媽 我們

我們不是手脚

(七四年九月九日歲省)

麥浪譯
拉笛夫著

老指揮官

在花開季節裏

他突然起身

然後緩緩地步行

並撥了撥

制服肩上的飛塵

過後才屹然而立

宛若一名魔術師

那老指揮官

舉起他的一雙手

那些音樂演奏者便化身

變成了軍人

變成了樹木

鳥

成爲了狐狸

骨骼

石塊

於是一片片青綠色影子在飛翔
爬行豎立及倒翻
伴着梵娥玲合奏曲的呼號

倫敦七四年三月

麥浪譯

兩篇馬來現代散文

「馬來現代散文」是一個新的名字，它剛剛從馬來文壇上茁長，這將是從事馬來文寫作者的另一種新的體裁；過去，在馬來現代文壇上未有此種散文形式的文章發表，它的茁長，無疑是馬來文壇的一大喜訊，亦將豐富其文學作品。

以下翻譯的兩篇馬來現代散文，原文皆前後發表在今年內七月及八月號的文學月刊。

——譯者

爸同敏

敏盯着爸的臉在一望無際的海灘上。滾滾波浪擊向灘邊，呼呼的風被一簇簇常馨檉柳分割開來。爸出奇地凝視那一片片粼粼波紋，當海面上還未掀起另一頭浪。敏注視着爸那佈滿着如癩蝦蟆皮般皺紋的臉。那裏來的呵癩蝦蟆？

馨柳的枝葉被那吹自顛簸不定海灣上的風驚嚇得哆嗦不安，往返而來的波浪撞在沙灘，

碎了，擊起了拍岸聲。許多人爭先恐後地把漁船推上岸來。爸轉過臉望着人們在爭奪魚兒。敏說癩蝦蟆乃出生自一串串的蛋。

高潤藍藍的天空裏堆積着朵朵雲。海水在遠處一角的視野裏呈露一條直線。爸眯着眼睛眺望遠方的帆船。是誰孵化了成百萬的蛙蛋？

太陽突然躲在雲的背面；即使海水顛簸不定、磐柳婆婆弄姿，境况仍顯得沈寂。敏擦着臉再也忍受不住傷感。是誰孵化了成百萬粒的蛙蛋在海面上？

爸欣慰地微笑瞧着這年幼孫兒的舉止。「我的年齡。」他以慈祥年老的聲音說：「是公公這十多年的歲數孵化了這千百萬的蛙蛋；無論在這兒的井內或在中國的田沼裏，我的年齡使到這千萬隻的小蝌蚪自一串串的蛋脫壳而出。我這年老的歲數就是答案了，我的孫呵！」敏輕笑一聲，隨後便縱聲大笑，使到整個週遭也恢復了光亮。

—A. Ghani ismail作

寂寞已夠了

我未曾企求這雨的下降，爸，恐懼的到來只因這次的落雨是在黃昏；可是爸却樂意，就好似樂意地見我沐浴在爸所珍惜的池塘裏，遂後爸突然笑逐顏開地喚我歸家去。爸未曾咒過我也不會罵過我。爸拍了拍自己的枕頭隨後疲倦地睡了、睡了、睡了、四肢蠕曲地熟睡着。這黃昏雨變成了雨的淚，爸。爸未感覺到亦不能看到。媽却是那樣再也抵不住泉湧的淚水而讓它淌至媽那豐腴凸出的面頰，爸且欣然地截短了日子。一切都變成寂靜；在這顏色繽紛的黃昏裡，我確是感到寂寞，寂寞得猶如在接受這號稱悲慘日子的降臨，且伴着那對我是一

種離別懼恐的充滿思念的哭聲，

我已經寂寞够了，爸。記憶裏偶爾出現爸的那架老鐵馬及烟斗，靜靜地躺在樓梯底下那寂靜涼亭的角落。每次我憶及那些遺物，腦海裏再浮現母親每個早晨、黃昏及夜晚的悲泣聲，而自然地我亦會揩抹自己那常潮濕的嘴唇。一切都在悲傷及沉默中。

爸建設的老房屋——母親、孩子及孫子所繼承的遺物，如今早已僵直及寂靜。啓開的玻璃窗子含滿着問號？？？思念着空虛，雖然爸是在慾念及空虛中去的。他的起程是在淒涼的黃昏裏。我失去了判斷，這屋裏仍會留有爸那宏亮的微笑狂笑聲嗎？

我將再如何的去感受那突然被喚回的歸程呢？或許這真的是我夢到的關於月亮的一部份光芒所擁抱的地球。隔後，它傾斜到灘邊，致使海面上的水忽然變成血一般的紅；而且那通往爸居屋的小徑也變得窄得要挑黃昏入土，縱然我把手掌放在粗樁的嫩枝上，亦將有另一片葉子落下！

A. M. Thani 作

手記

其實，海，永遠都那麼的藍。從東京轉飛來漢城，我感覺到己一直是在海中飛翔。天空顯得很低。

雨後的漢城，美麗而幽怨得像韓國女人。我向來都不喜歡事物的輪廓顯得過份清晰。我喜歡模糊的漢城市景，蒙着一層薄薄迷霧的漢城。這兒的人都仇恨現實。他們大量的喝酒，拒絕回到清醒的世界中。朝鮮民族是亞洲最易感傷的民族，尤其是他們的女人。

其實，世界並不大。從東京飛來漢城，我便一直這麼想。這兒是現實世界的邊緣。由這兒續往北飛，便是海、藍藍的海，一直連上北冰洋。世界真的並不大。小時候，父親只告訴我世界很大；他却忘了告訴我世界其實也很小。

即使是在這個現實世界邊緣的城市，人們仍然無法逃避子彈所帶來的命運。雖然，這兒，遍眼所見的都是男人雄赳赳的髮流以及

女人姣好、艷紅的面貌。他們美而倨傲的生活——整個民族就是一首優美、與世無爭的藍調曲子——但是，就在國慶日那天，文世光也會從日本跑來這兒行刺了他們的第一夫人。雨後的漢城，始終是亞洲最憂鬱的城市。

對於我，漢城不會是一本難解的書，但是我寧可不去煞有其事的翻閱它。我不願意去找尋它和東京等醜惡城市之間共同點。我不願意自己把這霧一般迷茫的民族看得像玻璃那樣透明。我寧可它永遠是神祕的。唐代文化色彩的韓國，是我眼中最遙遠的一片彩雲。

不知道那位住在怡保的女孩現在怎麼了。只記得她的最後一封信是告訴我她說她已與人訂婚。我想她一定與我一般的愛霧，愛霧一般迷茫的人生——她自己也是一片霧。——在漢城，霧瀰漫了低低的天空，以及飯店前的古庭子。她不知道我在哪裡，霧很大，也許她已結婚了。也許，她已經不在霧中。馬來西亞離此太遠了。

杜鵑紅

卸裝的時候，杜鵑紅自鏡面上，見到她圓臉龐的女兒巧儀，笑晏晏的背立在她的肩背後。那水靈般的眼睛，一滑溜的橫過鏡表，撩人地把尖額，枕在她的厚肩上，很調皮的把黝黑的髮絲，浪擺在母親肩項間。沿着下來，是一襲翠青的裙袴，上頭是一對金彩的鳳凰，展着屏翅，燦然的透着火花。

「媽，太好了，——演的太好了。」

她亢聲的說着，把長髮往後一扳，才坐正粧櫃前的橫椅上，對陸續在搽抹臉上脂粉的母親，投注極大的興趣。——母親好一陣子，才自照身鏡前，把眼光移在她的身上。今早臨出門時，站在大門畔，她一手替她女兒整理上襟的皺褶，然後輕聲的對她說，「他也來麼？」女兒輕快地點頭，然後挪前一步，把嘴唇貼近母親的耳根，「一定的，他要來看媽演黛玉葬花。」女兒現在也對她說，「他喜歡極了，說媽演活了，唱活了。」女兒說着，眉梢昂揚的跳動，雙頰上的深渦，一下子陷多了，活像一對生動的水珠。剛才這對水珠，隔着戲棚的光芒，在衆多臉龐中，和着另一清俊的臉孔，一起發着晶亮的光花，使她對台緣那個專注着她的男人，濃眉下蘊藏着一番情慄的眼睛，不能像往常一般的多瞞幾眼。也許，他真說的對

，一個女人離婚後再嫁，需要莫大的勇氣！

「媽都對妳說吧，妳父親沒有死，他是離開我們的，那已經好久了，有十八年了吧，噢，妳已經十八歲了！」

不久以前，她按着女兒的手，把她整個人放在沙發上，然後平視着她。自己的魚紋都在睫邊浮現了，細心的看，逆着外頭的陽光，幾根細白的髮絲，一抖抖的顫動着，聲音說的幾乎嘶啞，女兒呢，掙着起身，靠在壁面上，那上頭掛着一幅巨型的劇照，母親杜鵑紅披著戲裝，頭上高聳的套着金冠，身著翠青的裙袴，上面是一對金彩的鳳凰，展翅嘶鳴，聲音幾乎衝出畫面來。

「他在的，就在本城，如果妳要看他，可以；回到他身邊，也可以。看妳吧。」

她說着，佝偻着身體，把臉埋在雙掌內，從她的背肩上看，一抽一搐的，不是她沒有哭，是她哭不出聲來。女兒一把的背抱着她，淚水滲得她的髮絲都濡了，險臨臨的幾滴淚花沾在髮根上，將墜未墜的吊在半空。

杜鵑紅扭回頭，扶着女兒的臉盤，用她特有的眼神，慈藹地注視她臉上的每一細節。對她來說，十八年來，沒有比今天看她女兒看的更清澈的。「巧儀，」她說，聲音平靜多了，也只有有在波瀾之後，她才感到聲音在清靈的空間，更顯的鏗鏘。「原諒媽媽。」她說，並且把身體放在搖椅上，因使力之故，搖椅震動起來，嘎嘎地發響。

「媽媽，」女兒倒在她的懷裡，倆人一同在搖椅上浪盪，四週的景緻，像旋轉的地球儀，一切山川河物都驟然生動起來，都好象一切都賦予生命，一切都是希望！「媽媽，——」她再說，並把頭偎在她的腋下，埋得很深，使母親昂起領角，抬高眼線，才把她看的清楚，「妳要說什麼？」她問，同時發現她把眼瞼閉住了，密密的，垂着眼廉，像是開始一場夢，神遊在無止的太虛，「睡着了？或者的話對媽說！」

「有的。」她突的睜眼，對視着母親，之後爬將起來，站直在她面前。杜鵑紅有異樣的感覺。她在舞台上幾十年，從來是她站在高處，距着一個舞台，讓別人看她在色彩紛華中，來而復去地旋轉的。但現在，隨着搖椅的扳動，一浮一沉的，一個年輕俏美的女兒，在她的眼膜裡閃動，她側身把垂長的百葉窗放下，室內光線柔和多了，兩人間似乎很快的接近起來

。她把身體趨近女兒，輕柔地說：「巧儀。」一瞬間，淚水溢滿眶內，像快決崩的江堤，每一個激刺，甚至扔下一塊小石，亦足使之崩潰。

「媽，答應他，答應他，——」

巧儀幾快瘋狂地說，並把手指戟向小几上的花瓶，上插一束鮮活的杜鵑花。那天早上，門鈴頻響，應門的是巧儀，一個高壯的男人站立門前，他濃眉下一雙很有趣的眼睛，一直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後，留下一束杜鵑花，致送母親就走了。「那是個有趣的男人！」事後母親說，「他常來戲園看我。妳知道，這種事是很多的，將來妳就懂！」以後，他送來的杜鵑花，母親都很細意的安插在花瓶內。每朝起來，她準備早點上學時，橫送進來的陽光，浴滿半個廳堂，那杜鵑花迎着陽光，紅油油地透着生命力。她把百葉窗扣上，花色隨之黯淡下來，她忽爾想起那濃厚眉毛的男人，五十開外有了，莊重得很，眼神中蘊藏着一片虔誠。

「這男人直看我的戲，我已經不年輕了，還能有這種事，——」母親在餐桌上說，且對她直視，「母親是真老了？」說時咀嚼着一塊肉餅，把纖細的手指伸張，在流滑的鼻尖前撩動，那上頭沾了一滴菜汁。「媽不算老，」女兒邊說，埋頭吮湯。屋外傳來一陣鐘聲，悠揚長遠，直透天邊。「快天黑了。」母親起立，把窗扇向外推展，一重夜色驟然襲來，遠處的教堂尖頂，在黃昏靄霧中，頻傳鐘聲，配上微弱的星光，窗畔的杜鵑花巍巍抖動，撩人愁緒。「媽在戲上家裡，都年輕，」巧儀在洗槽上，清理碗碟邊說：「林黛玉不是好年輕麼，妳都演。」

「可是她早死！」她說完，扭亮身邊的座燈，燈色黃淡，隨之見到鏡中的自己，除了那一點脂膏，在脣緣上尚有一絲活氣外，她真的老了。她輕啣一聲，輕靠在軟椅上，頭殼後垂，仰望天花板，逆光作用，一瓶杜鵑花輕插在頂上，好大而嶙峋，幻化成一座高峰，待得她蹣跚爬上頂點時，突然驚醒，女兒喚她休憩了，她放眼屋內，杜鵑花已移到窗緣處承露去了。「爲了妳，我不答應。」她做母親的截鐵地說，說完，把杜鵑花整束抽起，放在紙屑箱裡，「我已告訴過他了，我不能再嫁！」她這時候是很激動的，把頭顱搖了搖，髮絲紛紛地扳在她臉前，誰也看不清她的表情，唯是她的聲音很淒厲，「那天我已對她說了，——」

那天是一個晴和的日子，杜鵑紅著了一套輕紫的便裝，踏着淺底的快鞋，在綠蔭如濃的

茶亭上，和那濃眉的男人相座而飲。他一若平時的莊重，紮實的吊着一條領帶，下頰是鬚青一團，兩眼不改他的溫色。「女人離婚再嫁，需要莫大的勇氣！」他吸一口水管，杯裡的菓汁，和着冰塊，悠然地昇起水泡。半晌，把手掌反覆在桌面，細碎的陽光自枝葉間播下，點綴着桌面的圖案。「妳不再考慮麼？」

她默默地搖頭。陽光片片的擊在她身上，背面的水池，橫空噴射水珠，剎時間現出一條彩虹，自樹梢至山巔，約半刻鐘後消散。涼風依舊。「就憑我的真誠，希望妳再考慮！」男人說着，略把身體傾前，桌面上的手掌逐漸挪前，輕輕的覆蓋在她的掌背上，聲音微弱地叫：「杜鵑紅。」

她驀地一驚，像這樣直呼她的不只一人，她前夫也這樣呼喚過她，自此她跌入愛情的陷阱。她猛地站起來，身後又是另一彩虹出現，比前更要鮮麗。「我不能，不能答應你」旋即奔下山坡，走入水霧裡，逐漸消失在彩虹中。

「我們就這樣了結的！」她頹然的低下頭，兩手撐在膝蓋上，一時間，四周寂靜得可怕，時鐘擺動聲，一聲聲使人震慄。

「可憐的媽媽，妳應該答應的。」女兒偎着她，爲她抹拭眼淚。「不要騙我，媽真老了，」她仰觀自己的劇照，那對金彩鳳凰，若生靈一般地向她眨眼，使她有目眩的感覺。她眼望戶外，天邊星華密佈，月光和星光齊亮，「人老了，好多事情都不屬於她了，女兒，總有一天妳要明白的。」她回頭，始見女兒熟睡了。

落幕前，她最後一瞥那濃眉的男人。杜鵑紅的黛玉葬花，至此完場。台前幕後鬧哄哄一片，她與女兒擠出戲園，遠見一座七彩戲像，她杜鵑紅的扮像，被一團彩燈圍繞着，旋即黯滅，周遭陷入黑暗中，一切都歸返靜止，生命也如此吧，一刻絢爛旋之毀滅，誰說人生有定數？她想着，倒抽一口氣，狀甚低迴。女兒緊捏着她的手，眼前一亮，直立着一位翩翩的少年，眉眼上一派清光，予人爽利的感覺。女兒驕羞地藏在她背後，露出一雙慧黠的眼，流波款送，當他二人走向街心時，杜鵑紅獨步走在海灘上，潮聲如湧，自彼至遠，深陷着她的足印，此時夜深，風涼如水，披着一頭鬆髮，迎着月，邁而行，忽有燈塔送來的燈火，只覺得她頰上掛着淚，一直到天明而未休。

（八月廿九日）

冷氣內的世界

打字機「的答的答」的响着，永遠是那樣的呆板，「的答的答」。女職員打着字，臉上一片呆板。男職員埋頭抄着文件，靜靜的。公司內是靜靜的，隱約可以聽到冷氣機的微落的機聲。一切都靜得很呆板。四面都是一面面的玻璃，牆是玻璃門也是玻璃。所以，很清楚的可以望到外面的世界。外面，刺目的陽光照着，照在建築工人的身上，照在行人的身上。建築工人搬運着磚頭。

這裏，冷氣包圍着的世界，一切都冷得很呆板，呆滯的臉孔，呆板的打字機聲。每個人都做着自已的事，彷彿一切都與自己無關似的。每天，打字機响着，每天看到的是同樣的一張張的臉孔，每天有一大堆文件擱着。每天，面對着一面面的玻璃，囚犯似的被關着，冷氣包圍的世界。

他打了個呵欠，望一望手中的腕表，才十一點半。距離午餐還有半個小時。

桌上擺滿着一大堆文件。剛剛辦好一大堆，又有一大堆送上來，好像永遠做不完的。做了一早晨的工作，也很疲累了。「呵……」又是一聲呵欠。一位女職員別過頭來，他報上

一個笑容，然後那位女職員又繼續工作了。他心裏狠狠的罵了一句：他媽的，有什麼大驚小怪的。這是個冷靜的世界，偶而一位職員跌了東西在地上，「碰」的一聲，總引來對對的眼光投向他，帶有點厭惡的。好像這個關住的世界只能容納打字聲，冷氣聲。打字聲，冷氣聲。

他一直望着表，時針慢慢的拖着步子。他呈現出一種不耐煩的樣子。他現在等的是午膳的時間，等待逃離這個冷氣關住的世界。

他又打着呵欠。望望玻璃窗外，樓下陽光熾熱的照着，車輛人羣在蠕動着。現出一條條人影、車影。還有建築物巨大的影子。隔着一層玻璃，他瞧到幾個建築工人正流着熱汗，在陽光下工作，走動着。隔着一層玻璃，他只看到他們的動作，根本無法接近他們。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只隔着一層玻璃。玻璃外的世界，熾熱。玻璃內的世界，冷冰。

衣袋裏有一包香煙，他真想抽出一根來吸，可是想到經理那一番警告，他打消了原意。這世界上，每個人都不可以隨心所欲的做着自已喜歡的事。一切都是束縛，束縛。行動的拘束。

他用鋼筆在一張紙上胡亂的塗着。他端詳坐在對面角落處的那位正在打字的長髮女職員，把她畫下，無奈却把她畫成好像一位老婦。他望着自己的傑作，大聲的笑起來。他知道他沒有藝術天才。他只會抄文，只會寫呆板的數目字，只會簽很美麗的名。

的答的答……：……女職員的一上一下的落在打字機的字母中。機鈴「叮」的一响，打了幾下，又拉回原來的位，又開始新的一行。他不禁搖起頭來，他真可憐起那女職員，八小時僵坐着，手不停的打着字，手指也給打硬了。青春也在打字機中逝去。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想當初自己剛進來這間公司時，只當一名小小的職員，每天除了要面對打字機，還要抄成千上萬字的文件。每天一下班，發覺手指也僵得伸不直來。他只是默默的苦幹，熬過了多個年頭，現在總算當上了個不大不小的職員，比起當初那個小小的職位也強多了。可是，面對着的仍然是一大堆呆板的文件……：……

一位女職員把打好的文件拿來給他過目，她把它們放在他的桌上，又回去她自己的位置。他翻了翻那些文件，厭煩的把它們擱在一旁。

的答的答……

他看表，還有十分鐘就到午膳時間。他把鋼筆插入筆筒中。他打了個呵欠，也不知爲什麼，整個上午無精打采似的，自己年輕的精力往那裏去了？也許這些公式化的工作使他提不起勁兒去做。煩悶，煩悶。冷氣包圍的世界，呆板的世界。

望望表，只剩下五分鐘。

一秒二秒三秒……

時間到了，同事們蜂湧而出，逃出了這冷氣的世界。

他隨着人羣慢慢的走着，下了樓，他呼了一口氣，迎面而來的是酷熱的中午陽光。他感覺很熱很熱。

他隨着同事們去他們常光顧的那間餐廳。

他與幾位勇同事坐在一張桌，其他女同事都坐在他們旁邊的幾張桌上，正在吱吱喳喳的談着家常，有說有笑的。剛才那張張呆板的面孔去了那裏呢？人就是這樣，爲了生活，被迫擺着嚴肅的面孔，強制着自己的情感的流露。生活使他們擺着職業化的面孔。

吃完午飯，他用牙簽挖着牙縫中的菜渣。

幾位女同事圍在一起，談着無聊的話。

「昨晚和彼德看聯邦，又逛公司，又去Night Club看表演，玩到很夜才回家，今天差點遲到……。」

「米高送我一對高跟鞋，足有五吋高……。」

「妳穿起來好像竹竿，好心不要穿啦……。」

「妳穿的這件衣服真好看，是買的還是做的……。」

「昨天那個我跟妳提起的那個死人頭又打電話來，我一接聽，就很生氣把它丟下……。」

。」

「好心不要帶這樣大大個的眼鏡，把整張臉也蓋住，難看死了……。」

「這是時興嘛……。」

「昨天在街上遇到她又和一位男朋友拍拖，好親蜜的，我真想不通，和以前那些好好的，爲什麼又……。」

「這是新潮嘛……。」

「唉，這幾天真顯……。」

「Yesterday 我買左一張唱片，係 Jerry Jack 嘅 Season In The Sun，幾好聽嘅，

擒晚足足聽左一晚……。」

「喂，聽完記得寄我。」

「真係激氣氣，擒晚去 Shopping，足足買左幾十蚊嘢，未到月尾人工都用晒咯……。」

「唔緊要，你老豆大把錢，用晒就同佢攤咯，都儂嘅……。」

「我老豆唔係印銀紙嘅……。」

「今晚，你地得閒嘛？看七點 Rex 好唔好？」

女聲，女聲，女聲混雜。

他點燃一根香煙，默默的吸着煙。

看看表，時間差不多要到了。

呆板的工作又要開始了。

五點鐘，放工。

他走在街上，漫無目的的走着。他不想那樣快回到住所。他是一名單身漢，所以沒有家的束縛。

走到一間戲院，他停住了脚步，裏面有一羣人在排隊購票，他走了進去。

賣樓上票的售票處沒有人，他走上前。買了一張票。

他突然感覺好笑，上映什麼戲都不知道呢，就唐突的買了票。管他上映什麼戲，一張戲票給予他的價值只是二小時的消遣，無他。

他看看手中的腕表，才六點五分，距離戲上映還有廿五分鐘。

他買了一大包零食，走上樓去，走入這個充滿冷氣的世界。

正戲上映，這是部很胡鬧的喜劇片。看到不久，他竟迷糊的睡着了。

是散場時候了，人羣在他身旁走動，他猛然的醒過來，揉着惺忪的雙眼，他隨着人羣走着。

今天是星期五，所以夜晚的街道上人很多。車輛很多。

他隨着一大羣人越過馬路，許多車輛被逼停下。

霓虹燈閃着媚眼，向路人拋盡廉價的廣告。

少女們成羣結隊走着，展示五顏六色的時裝。百貨公司內總擠滿人羣。

人來人往。他走着，小心閃避着迎面而來的人羣。他穿梭于人羣中，接觸到的是冷酷陌生的世界。

一個童乞坐在地上，前面置着一塊布條，上面寫着一排排烏黑的字。許多人圍觀，却沒有一個人把錢丟下。

他望着那個童乞，那張髒黃的臉孔襯着一雙柔弱無神的眼和那張無言的嘴，衣服襤褸，有兩粒衣鈕脫落。他正默默的望着前面的人羣。

他從衣袋中掏出一個硬幣，丟在布條上面，許多對眼光向他射來。

他繼續着脚步。心胸一陣快慰。

週末，離開了冷氣辦公室，他飛快的回家。回到家，沖了個涼。

梳了個漂亮的頭髮，穿起襯衫和長褲。

明天是星期天，不用上班。今晚就可以大玩特玩了，一星期六天，四十八個小時被關在冷氣的世界中，他快要窒氣了，今天獲得了解脫，怎不歡愉呢？

他打了個電話給女朋友，得到的回覆：不在家，不在家，出去了。

他狠狠的丟下聽筒，心冷了半截。真掃興，本來想約她到夜總會消遣的，可是被她家人一句不在家而把他的興緻掃掉。

最後，只好打電話給幾位同事，打了好幾個都說不在不在。他只好放下聽筒。

他抓起一包香煙，抽起一根，點火，吸了一口，苦澀的煙霧自他口中吐出。他閉起雙眼抽着，寂寞的感覺湧上心頭……

悶悶悶悶悶悶悶悶悶悶。

週末，寂寞的週末。

仍然抽着煙，煙霧一股股吐出，升起，消失。

煩悶得汗也擠出來了，他突然想起那個冷氣的世界。

他從椅中站起，穿上皮鞋，下樓，向着一間冷氣的夜總會走去。

推開了門，冷氣四方八面向他撲來。

血紅的燈光洒遍全身。樂隊演奏着急快而重的音樂。

他要了一杯威士忌，大口大口的喝着，讓酒精流遍全身，讓酒精抵擋住冷流的襲擊。

這個世界是冷冰冰的，酒精也抵擋不住它們的襲擊。

冷冷的世界。冷冷冷冷冷冰冰冰冰冰冰冷冰冰。

他頓覺一股寒流向他襲擊，一直流遍他的全身，直到他的血管僵硬……

——稿于七四年九月三日

鏡 玻璃

(一)鏡 玻璃

這一天，遊移於意識與下意識之間。是印象群的位置變換。文字的風流沙，颶風我整身的細胞；我穿寶玉底麗裳，執孫悟猴的掃妖棒；我不風飛，我騎上從空無產出的空無，五四不是，僅有一種極端之末端。

那片鏡子，讀不出四千年可考的歷史。那是種無頭緒的紛亂；銀河的星群，曾有則有序的架道鴛子橋，而如今只不過是種四千年的歷史——待考証。噢！鏡子。文字的風流沙淹蝕我的鏡面，不是紅色的，是非紅；不是非紅的，是紅色。Mandala 只為一時的顯現。我想那只不過是種極端的端末。

位置的變換成了種鏡 玻璃的哲學。老子非其師，其徒亦非莊周、非尼采、非超人。不說估價吧！耕一世的印象，下種於深冬嚴寒之時，便日日企候冬盡春陽新。（位置的更換。）耕一世的名望，總抹不去寒霜在鏡 玻璃上形成的迷曠，因為那是空中的天然的寒雪，是一世的冷意，怎麼也抹——不——了——。

我會憎恨鏡境裡的奧秘難解。我私自窺入鏡 玻璃時，我始發現我所懷恨者，我本人也。矛盾的鏡 玻璃呵，可要我唸一首美麗的抒情詩！（哼！可耻的諷刺！可耻的玩笑。）而嬰兒在裡面誕生，長成，總不能離開。他是個鏡 玻璃世界裡的永久居民。造象的生存只局限於如此的世界內，生命可栽植在假想的敵的心象上。有一天永久居民的影子會從鏡裡跌到地上，砸得粉碎。而鏡 玻璃膚毛無損，也不冷嘲不熱淚，因「她」又會懷個雙胞孕。地上已碎的影子，好比鏡外瘋人院裡的腦與思，是自痴的憂鬱症，又名杞人症。

那是一種畫板，畫者的蝴蝶杯自彩筆下染到畫板上。也是治政者冷戰年代的媒介，是熱戰的槍是炮，是勝利的飲勝是失敗的割腹。是寫作者戰後的淚、戰時的血與戰前的恐懼。是數學家的複數分析法、化粧師的透明粉容及紫色孔雀的眼蓋霜、是語文學者的國際語文，以及我的日記，銀行家的支票鈔票股票、有婚無愛的女人的長期飯票……，……。（Shit！噢！

天已不雨怎麼樹更雨？

這滴雨點，我們可曾相識？於昨晨，於明日落日再造夕陽紅時？雨水可落千年可落萬年，雨樹不能千年萬年更生、換歲。不是秋：是秋葉。不是春：是春貌。不是夏：是夏盛。更不是冬：冬季的白意是鏡底的世界，是畫板上的蝴蝶杯，寫作者的三毫子文藝，核子理學者的超光速微子。我髮上的雨水，是你臉上的淚——點，是日昨的雨，是相識的陌生者。黑色的布傘走過雨中，網起一網的深思遠慮及哈哈，便凹凸相互砌合，絞陰陽於一繩，然後掛上紙影子，烘一片藍色於玻璃圓圓鏡下，讓影子們看看鏡裡頭自己的反映；原來還是兩行的雨滴，尙未乾。

(二)影子的肖像

誰在小桌上設了一雙茶杯？桌邊還有一雙玩具型的矮椅。
誰人請客，請問主人是誰？

我走入四牆是鏡 玻璃的斗室裡——除了茶桌變椅，我並不孤獨。我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擺好我的畫板、調好我的色料，我始宣佈我是個畫肖像的 藝術家。我今日的模特兒是此處主人的影子。

這是個透明的世界。世界外新鮮的陽光，被無知的鏡 玻璃分裂成七色；多奇怪，「透明」是七色的結晶。無組織的藝術乎？而會行走的七彩則隨着世界外的氣溫，濃度可加深或變淺淡點。但都逃不出我擺好的畫板；只可惜畫不上光滑的畫板面。

片刻的凝視，畫板透明了，茶桌透明了，茶具透明了，矮杯也透明了。玻璃的變幻離奇，使我不敢輕率走動，恐怕會砸碎地上的玻璃草——如果有那麼一片草地的話。世界外的七色使我的眼神迷眩，不能分辨出無色的玻璃（無血肉的玻璃）的存在與否。何況空閒及時間比玻璃更透明無形。但我却深信玻璃桌、茶具。畫板及矮椅還在原處。那並不是種隱形術。世界內外的事都不能隱形。你手上所頑固地執持着的「隱形的概念」，只源於你的思想超乎現實。你自己靈掌的巨影使你認為存在的物件隱形了而已。換句話，日蝕並不等於說太陽隱形不存在了。

我能望出鏡 玻璃外的世界：如海洋的濶遠，却無水平綫襯邊的藍天青天；如沙漠皮膚的平滑，却没有沙漠所有的沙黃的膚色。有時我會在那世界內發現到赤裸裸的自己（我的影子？），那是種光綫內折的虛玄。不怪嘛！你會覺得你脚下的地球在轉動嗎？

我如盲人般在地上摸索了許久，才檢起玻璃透明的畫筆。顏色盤也玻璃化了。——不要那麼瞪着我，你連方向都弄錯了，你根本什麼都看不見的；除了我一身的棕膚色、及一些發毛的烏黑與眼睛裡的白底一點。（不要再裝了。）你可發覺我經已開始作畫了嗎？我左手以大師的手法執着畫筆，右手以大師的熟練托着心形的畫盤——你靈掌的巨影使你看不到這種，相信我，不要以為我在偽裝作畫。我配調好了盤上的色彩，外頭流入來的光顏。只有我才知道畫板就在我的前面，因為在一切尚未玻璃化前我就企立於畫板正面，自玻璃化後我的雙腳一直不會（不能，不敢）移動過半吋。所以我十分肯定即使誰都看不到的畫板正在我伸手可觸舉筆可着的一呎半前面。

我心裡已把主人的影子的肖像描構好。我才舉筆一呎六吋，着筆，一點一拉，輕輕一洒

，整幅肖像便現形，完成了。

恐懼頓些淹沒了我的理智，沒收了我的言能。

誰知道我帶來的不是塊白帆的畫板。誰知道那是塊不能着色的畫板：那是一幅已完成的 作品？那是一片鏡 玻璃。噢噢——

恐懼稍為減低時，我的潮溼的眼睛接觸到一呎六吋左右前的已完成的主人的影子的肖像。那有這麼輕易而成的藝術作品？（我的四週還是被玻璃牆分裂成七段彩色。）我怯怯地觀看那幅奇異的畫作。哪！我看到跟我腹稿無異的構型、邊綫及着色。我才曉得還未曾與我相見過的這所鏡 玻璃世界裡的主人，原來是種我從來未見過的植物。從植物的最頂端的莖末約長十分，九分落土，一分在土面上。莖末尚在貪婪地向許多哩深的地底的水源伸長。而在空氣生存的植物的「一分」却懶洋洋，畫板外的太陽是生命力的泉源，「一分」却怎麼也不願用心地去吸取已在指前的、採用不盡的能源。（後來我才知道「九分」所欲達到的地底水源早已被太陽晒乾了。）

嘿！別分析顏色的深淺：那對你的欣賞無助。

也別測量光綫的角度：那對你學畫的進展無補。

隨着陽光的游走，你自己眼光的變遷，一張畫是千張畫萬張畫。

畫裡我所表達的是種分裂的「乃我」。主人的影子的「乃我」。

着畫的顏色是一團「矛盾」，主人的影子的矛盾。九分及一分。

不論從那個角度來看，那都是主人的影子的肖像。是片鏡 玻璃，主人的造型設於茶桌前，主人的造型設於畫板上。

我並不矛盾。「乃我」（主人的影子）才是「矛盾」的泉源。不要瞪着我。請你不要那麼瞪着我。

——天色暗下來時，鏡 玻璃才染上單純的顏色。先是灰灰的，然後墨黑一片。我收拾好我的畫料，向肖像深深地鞠個躬，切過牆離開了，留下肖像孤立於未來的露潤。

我染了一身的玻璃色。清晨旭日躡出山頭時，我會是個鏡 玻璃世界裡的合格居民麼？我回頭再望自己的傑作肖像時，不知誰在畫板上披上了一片黑色的絨護蓋。

我才一十八，便完成了影子的肖像的迅寫。

(三) 冰箱：兩則故事

在印刷館（俗名圖書館），我的雙腿埋在桌下的泥土，身體的九分在下一分在上。建築物裡的是一個「現實」的我。我望了鏡內，見另一個「非現實」的我；他不在印刷館，他的心不在已完全失去了水份的書架上。「現實」的我怎麼該生存、生活在這無二氧化碳、無葉綠素的電子機化的大型書堂裡，去追尋一種過了就忘、及格有獎的印刷品？

又今晨，鏡 玻璃世界裡非現實的我，繞着公寓的小瓷盆圈了又圈，圓了又圓，踏碎了無數的分秒時間，並對書堂裡滿額皺紋，眼睛都快被媽媽錯縫起來的學生兒拋出憐憫的三角錢。（書不願噬你，你願被書噬。）怎麼不給我奏一曲貝多芬之力？或許你可以叫鏡中的我，也像「現實」的我，坐下來，開始拉動那數百頁的手風琴，奏出文字的樂曲，在光白的紙面上繪上你要什麼就什麼的文字與插圖。

鏡 玻璃告訴我一個關於雪櫃的故事：

這將是個無空氣：無微菌，

無陽光：無幅射塵，及

無環境：無喧噪染污的

國界

防腐劑是多餘的，在右上角發揮不了什麼作用——也可能是因為它的存在，空氣才沒有顯露的微菌，陽光裡沒有可証實的幅射，環境也沒裂耳的喧嚷——反正它吸收了達飽和點的水份，不再呈硝酸銅的那種無水份的可愛純白。或許，這冰箱並不是爲了置於防腐劑而製的。

防腐劑本身是否亦會腐爛那並不重要，因爲沒有人知道，或也可以假定大家都認爲它本身「當然」不會腐爛。因爲會腐爛的發明那有資格被稱爲「防腐劑」？可能這裡頭還有別的防腐設備、更科學化的、更有効的，作用在於防止第一號防腐劑的腐朽。然後第三號防第二

號，第四防第三，等等。講故事的鏡 玻璃說他不能証實別號防腐劑的存在，所以他說他只能這麼說：第一號防腐劑尙留在箱裡是種可怕的意外及疏忽而已。要記得這是個「冰箱的故事」。

冰箱裡有一條紅綫，那是七十歲的皺紋。囚徒背上及胸前的號碼：紅綫，終生囚禁。局長說苦工可免，唉反正生命的末頁已寫成了，多放一批鹽入海又何苦？我剛才看見他在閱讀一本婦女雜誌及「花花公子的世界」，雜誌架在鼻尖上的書架，在無風中書葉像狂風中的柳條般顫動。自由是有的，這箱裡有好幾層，可惜他却錯把自由之權搓成頑強的絲索，並非欲引領（他是樂觀主義的極端份子），單純爲了創造一種用以衡量時間長短、生命遠近的工具。他將用那以自由之權搓成的絲索，緊緊地綁着自己的一雙手腕，並告訴局長說：「這是我鄉的傳統，熱愛生命者都因一雙手腕的繩環引以爲榮。」三天後，他先做了個惡夢，第二晨醒來時他的一隻手掌自腕下脫落。

他的屍骸將不腐朽，不要忘了他生前活在一個雪櫃世界裡。

聽完了故事，我從鏡中走回印刷館，接受那荒謬的故事爲一種惡意的諷刺。我一聲不作，裝着沒事，突然抓起書桌上的一塊厚磚猛力往鏡 玻璃擲去。我聽到坐在我後面前面及左右上下的學生兒齊聲嘆息：「唉！精神分裂的犧牲者。」

這我才醒覺原來那還不過是一幅牆。

鏡 玻璃呵！你欺騙了我，並棄我而去！

鑿痕

子·左邊的路

於是我們作出最後的決定，往左邊的路去！左邊的路是短短數十尺，數十尺之後便是黑虎虎的一片，世界上絕沒有人，沒有人能有一雙透視它的肉眼：那頂上是一大片黑壓壓的大森林，黑得比墨還深，從林外望去，隱隱覺得林邊的一角被樹枝所分解了的天，既藍不藍既黑不黑，說不盡的幽異可怖。這條路一到林內便被黑暗吞噬了，沒有人知道林內仍有沒有路，路上有些什麼；但我們還是選擇了這條路，因為右邊的路，是向上傾斜而且四面是高過人頭箭一般的茅草，從這兒望過去，像是永遠沒有盡頭。這條路給我們的感覺是荒涼的，且必通往另一座山峯：左邊的路給我們的感覺是恐怖的，而且是潮濕的，它略略向下傾，左右兩條路之間，一顆幢幢的黑色巨石，分隔了它們。我們已經走了兩天上山的路了，都沒有辦法找到源頭，如果我們不想走回頭路的話，必定要作向下探索的決定。想來源頭是不遠的了，可能就在這座山麓，一輪圓得怪異的冷月貼在青黑色的天上，看着我們，我們是為尋找水源而來的。

我們的確是為尋找水源而來的。我們這幾個人——一個職業作家、一個書記、一個織蘿廠廠工、一個電油站職員、一個開拓農場的助手、一個學生、一個雜貨店伙記——就這樣決定來找這水源。——「這條水流很怪異；」哥哥說，幾個人都隨着他手所指看着那條潺潺的河流：「的確是奇怪；它的源頭是

在主幹山脈後面KONGKIT部落獵頭族的聖水，據說在那兒的水清澈無比，進口生香，部落中一切祭禮，都在這道水流源頭上舉行；奇怪的是它穿過主幹山脈後，河水變得這般濃濁，而且憑流水的勢道這般急迅來看，比它的源頭『溱汭河』還要急劇二十倍，而更奇怪的是這兒附近又是平原地域，河水沒有理由會變得那麼急，所以我有兩項假設：第一，河水在半途受到阻塞；第二，它在上流處匯集了另外的支流——也許不止一條；但照地圖所示，它流過主幹山脈的一帶並沒有任何河流佈于附近……而且，這條河流與名游泳勝地『石水山』的下流二里左右相接，你們看，流到這裏的黃水與『石水山』的清水交流着，不但急，而且連聲音也不同于一般河流的——」——要找這水源就必須穿過森林，順着河流直達高山，大概不超三天的時間便可歸來。於是就是我們——六個結義的弟兄——在忙碌的大城市裏忽然宣告休假，來尋找我們的河。

我們確是要找到這條河的。我們帶足了五天的糧食，自山脚下哥哥的寓所出發。——「就這樣向上去，如果翻了一座山仍找不到源頭，可能又得再攀上第二座山，山山相連，便是主幹山脈，但我想不會找到那麼遠的，就算抵達KONGKIT部落也不過四天的行程，不過不需要到那麼危險的地方去，只要知道水流在何處翻起黃泥，何處受到大堵塞便行了；」哥哥指着上面的山，山翠藍成一片，我們仰望着：「你們有可能在半途與水流失了聯系，記住，伏地聽聽水聲，有信心的向前走。」就在出發前一晚，藍元就在哥哥寓所裏病倒了，無論如何，依照病情我們是不能讓他和我們一道去的，他在牀上蒼白的臉伸出蒼白的手，喘息着說：「我雖沒去……我的魂已跟你們去了……我就在這裏，等你們回來……」他是在我們之間身體最健碩的人，但臉色比誰都還要蒼白，他的手顫抖的伸着，熱切的眸子張得大大，一陣高熱時的迷茫與狂亂呈現于他眼中和雙頰上。我們扶着他的手，悽惋哀憐的點了頭。

於是我們上了山，白天晚上都在趕着路。我們沿着河流直上，許多意料不到的事都逐一發生了。首先是我們穿過一片叢林後，出林時已再找不到泉流了。我們誤打誤撞的找了一個大白天，到半夜時在睡夢中乍醒，聽到水流聲就在不遠，於是又與河流接上了關係。在白天時追隨流源走了一段路，又因地形的變遷而失去河流的踪跡，到了晚上卻又聽到它淙淙淙淙的流動着唱着歌、就在不遠處，於是這促使我們白天休息，晚上趕路。另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是：開始的一天裏還可以遇到一些馬來人的村子、到第二天是沙蓋人的村落，但從第三天晚上起，我們已經到了一個人跡全無，只有野獸和大森林的世界裏。我們雖都沒有爬山經驗，但我們仍要堅持找我們的水源。奇怪的是，越走入這森林裏，這荒蕪人跡，而且

丑·山下的路

是草與林及野獸的世界裏，我們混身的血液越發加劇地流動起來，且忘了一切地要更深入，像是原始人聽到鼓樂的召喚，瘋狂的叫囂起來，舞起來……

而路是越來越難走了。所謂路是半尺不到的，草叢被踏陷下去的空檔，我們順着路走，路好像沒有完似的，無論是上山下壑，它總有這麼一條路，有時被山籐或草叢中斷了部份，再走下去，它又在前面出現。於是在我們心中都有着這份感覺：以前必有人找過這一道水源，一定有人來過的，走出這條路，但他們是誰呢？我們從未聽說過有人找過這道水源的；而這條路，與水流的聲音，一直以一種令人興奮而緊張的神祕，誘惑着我們前進……

第三天我們走到這裏，一處向上的茅草堆，一處向下的叢林區，我們不願分散人力，所以只好選擇了左邊的路。

那輪慘青色的黃月，冷冷的貼在青黑色的天空上，在樹葉與樹葉間，歪歪斜斜的把光芒撒下來，罩住我們。我們抬頭上望，這輪跟隨了我們三天、愈漸滾圓的月亮。我們正在斜坡下走去，我用力把皮帶繫緊一些，讓背後的皮囊緊緊貼在身後，殷平的聲音忽然响起：

「老大，水聲還是那麼細細碎碎的，只怕這條路也不大對勁的罷！」

我蹙眉想了一陣子，張恕却在我身旁說：「別三心兩意了，這條路得仔細走。」

而在此時，月亮忽然不見了，頂上的樹林葉子，忽然間濃密了起來，幾乎沒有一尺土地沒有樹木生長出來；樹木都競相向上延伸，不但遍是高大的喬木，也有矮矮的灌木叢，在漆黑一片的夜裏，我們十分難走。殷平喃喃地道：

「吃了，吃了，月亮給樹吃了。」

我忽然覺得殷平的說話態度不甚正常，以他平時的活潑衝勁，是不可能作如此歇斯底里的喃喃自語的。兩天以來他還生猛得像頭大猴子，今天却行動古怪起來了，爬山時也從前面落到最後面去。我也聽見廖建在埋怨說：「晚上這種地方真不好走，要是白天呀，哼，就誰也不怕！」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張恕一矮身原來左脚已沒入泥沼中了，前面的黃辛眼明手快，一把手拖住了張恕的右臂，連拖帶推的把他

拔出來，一面粗聲喘咕着：「呸！如果是白天可以聽到水聲，我們走夜路幹嗎？驢！」這行人中，爬山經驗及活動能力最強的，要算是他，他的身體最粗壯，所以也揹最多的行囊。「停止！」我們在這粗密的林中忽然止了步，黃辛被扭曲的喝聲怪異地在林中迴盪着，遠遠的傳了開去，又冷不防地從身側激盪出來，我都被唬了一跳，周清跑上前去，揩着汗問：「什麼事？什麼事？」黃辛指着這條小徑，隨着小徑望過去，這路却自灌木叢中消失，黃辛用木棍撥開樹的枝極與葉，小徑却出現了，原來灌木叢邊是一個更大的斜坡，足有七十五度，嶙峋的怪石到處都是，十分危險，且有整百尺深，隨電筒射去，小路却重現于坡下鋪滿落葉的地上。天上月芒，全被樹葉遮去，天地漆黑一片，只有一二聲刺耳的蟲鳴，就在耳際响起。這時候爬下這樣的山坡，一失手間，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的。

黃辛用手電筒照着山坡，皺眉望着我，我咬着唇，斷然道：「爬下去。」黃辛吭也沒吭一聲，翻身已落在斜坡中，沿着青苔的石塊，一步步向下退，我說：「要小心啊，石塊都鬆滑得很。」說着也往下爬，黃辛却道：「不要緊的，別人能爬過此地，我們當然也可以做得到，你們先別下來，我爬下去後你們把行囊扔下來，我可以接應，這樣會安全一些。」聲隨語落，他已靈活得像猩猩一般地爬到半山，殷平說：「如果爬下去沒有水源，爬了也是白爬。」張恕在一旁冷冷地道：「如果怕爬山，怕走冤枉路的話，就根本不必進深山找水源。」周清却向山下大嚷道：「喂，大猩猩，你別傲，你可以爬我們也能爬，不用你接應。」說着便翻身爬下去，十分俐落。我們也跟着爬下去；要黃辛一個人辛苦，那是不公平的。

這條山坡十分危險，一路是又滑又濕的黑石頭，長滿了青苔，又鬆又黏，一失手即墜下去，殷平走在最後，但經過一番努力後，我們都抵達了山坡。這山坡仍然是傾斜的，樹木參天，黑暗一片，奇怪的是黃辛一聲不響，靜立在黑暗中，像一座山。我們一到山坡，氣息尚未喘過來，我跑到黃辛處，正想問他，他忽然大叫起來：「你聽！你們聽！聽！聽聽！聽！」

我們看到黃辛激動的臉容，都靜了下來，一旦靜下，只聽見那河水，河水的聲音竟然近了許多，自我們入山以來，從來不曾聽見這麼近的水聲，而且水聲極大，它不像只是一道流水，而最少是一匹萬馬奔騰的瀑布，在翻滾、在呻吟、在咆哮、在訴說一切的不平、在激起一場戰爭！這河流的聲音在靜靜的林中魔一般魅一般地吸引着我們。殷平忽然回復他兩天前小學生般興奮欣悅的神態，跳起來叫着：「爬下去！爬下去！不遠了！不遠了！」

我們像着了魔似的往黑暗處亂竄，錯落的步伐或是蹣跚的步伐，我們已無暇加以理會，前赴後湧的只向水聲處衝，水聲呵有一種說不出的力量，我聽到殷平喘着氣說：「那彷彿是我的血液在流動。」但一說完這句話後我便聽到一聲慘呼，殷平的身形忽然一沉不見，我在狂瘋的疾奔中猛歇住前衝的身形，那急速的一抓却也未及能及時抓住他下沉的軀體！而正在這時，黃辛在前面大叫：「沒有路了！」但一聽到殷平的慘呼聲他就轉身奔過來，周清把手上的電筒照過去，只見殷平已滾落在數十尺下的另一山坡上，他原來站的地方原來是土鬆了的山沿，只是被一大堆灌木叢遮蔽着，在黑暗中根本看不清楚是近在山邊的。殷平撲倒在地上，那裏的樹木忽如奇來地稀疏了，慘異的月光冷冷的篩下來，他的呻吟也跟着傳了上來。廖建沉喝一聲，正欲爬下去拯救，我喝道：「現在起，任何人不能莽撞！」我轉向黃辛說：「你和我下去，救他上來。」月亮映照下，他多皺紋蒼桑的臉甚麼深奧的謎，他忽然說：「一齊下去罷，路就在下面！」我轉過頭去，隨周清的電筒光芒，殷平蜷縮的身子，正伏在一條細小且極不易辨認的小路上。原來路就在這山坡下！

寅·血路

我們迅速的爬下去，黃辛畢竟比我先一步，我走過去時，他已扶起殷平，我剛好望向他，他也抬頭望向我，滿面蒼桑的肌肉每一寸都在難過着，他說：「殷老七暈過去了。」

殷平是在半夜二時左右才醒過來，這時我正用力把藥酒擦在他傷口上，所以他一醒來就痛個不得了。他是平平跌下數十尺，幸虧落地處是片草坡，但額前和右肩及右腿，仍被一條樹根撞中，破了皮，流了血，且傷了骨，傷得相當不輕。我們都很擔心。他一轉醒過來就呻吟，時而低，時而聲高，高高低低的，似這恐怖的黑森林的鼯聲，靜夜中聽來格外怕人。冷月靜靜爬在他的臉上，蒼青色的臉容和月亮照不到處的陰影，以及張開了滿脣是血的口，呻吟着，他倒下的時候，牙齒咬傷了下脣。幸虧不是咬着舌頭，我們心裏都想，總算是萬幸。「老大，看情形咱們不宜再走了。」張恕說。「或者我們先送殷老七回城，再來找水源；水源我們是一定要找的，在外面已遭受太多的失敗了，我們不能再敗在這森林裏！」周清說。「那也會前功盡棄，看不如由一人送殷七弟回去，張老五，我看你走這一趟罷。」黃辛說，換回來的是張恕一連串的抗議，「怎麼行！不是我不照顧殷七，而是爲何你又不送他回去？偏要我來送！我是不見水源不回去的，媽的多少天都熬過了；我是不見黃河心不死的了。」黃辛也罵了起來，廖

建和周清忙從旁勸阻。我說：「我想水源是很近的了，聽這聲音只怕不出數里之內，不如我們留下兩人來照顧七弟，兩人先去找水源，找到後面來接替這兩個人，反正大家都是非見着水源不可的了。」黃辛點頭表示同意，張恕却悻悻然道：「不過不能把我和這山番編在一起！」周清沉吟了好一會，却道：「但這要花更多的時間，我們的糧食也不會足夠，而且兩人走比四人走危險多了。」

正在百般無奈的時候，在火堆旁的殷平濃重的喘息起來，我們慌忙圍了過去，殷平的臉色在火光的映照下奇異的抽搐起來，他額上的傷口在我所包裝的棉花白紗布裏滲出了紅黑色的血液來，他似乎在掙扎着說話，黃辛急忙以寬厚的臂扶起了他，我們聽到他斷斷續續的說：

「老大……不要……不要放……棄我，讓我……我也去……看不到源……源……頭……我死……不瞑目……源頭……呻吟……源頭快到了……」說到這裏他似乎是被腿上的傷刺痛入脾，整個臉孔都扭曲起來，語音曖昧不清的亂叫道：「月亮……月亮……被吃……吃下去了……月亮……」這奇異的聲音令人不寒而慄，在這陰黯的林間慘異的迴盪着；張恕與殷平的感情最深厚，忍不住哭着扶着他，我和黃辛緩緩的站起來，在幽異的月光下，我看見黃辛野獸一般的眼睛陷入沉重的思慮中。

「他不去是不甘心的，我是說殷老七。」黃辛嘆息了一聲，「真的反正源頭也不遠了，可能就在這座懸崖下面：讓他去吧！」

「你瘋了，二弟，」我激動的說，「殷七弟此刻的情形，怎能再經跋涉！」我指着這無底深崖，的確，那兒正有一條畸形的路直通下去，但它的傾斜面接近八十五度，而且怪石叢生，霧迷一片，只要一栽下去，只怕連半絲生機也沒有，甚至連屍骨也無存，我繼續說：「你看看這座崖，我們自己能否下得了，還成問題，殷七弟他怎能……」

黃辛忽然以一聲斷喝終止了我的話，他的眼睛又回復了那野獸一般的異光，粗聲道：「如果他是你，受了這樣的傷，你會寧願被人送回城去，還是希望你的朋友送你一齊到自己渴望到達的地方？」我忽然靜了下來，黃辛瞪着我，慢慢又沉着起來，平靜地道：「至於下這座山崖，我可以指他，保證他安全——」

我陷入沉思，廖建忽然叫着站起來，「讓七弟去，他一定嚷着去，我們已答應他了，讓他去罷！」我深深的看着黃辛好一會兒，然後走到殷平的身前，張恕正扶持着他，端清水給他喝，他的喉嚨發出一種乾裂的聲音，渴切地望着我，眼裏有一種玉石俱焚的光芒，我用左手按着他的肩膀，一字一句的說：

「老七，你放心，我們一齊去。」他仍是望着我，粗重地呼吸着，眼眶忽然泛起淚光，然後軟倒在張恕的懷裏，緩緩的閉上了眼睛，講出了一段奇怪的話語：「月亮……樹……廟……給吃了、吃了下去，我們要快跑、快跑……」

殷平就這樣叫嚷着睡去，那時已凌晨四時左右了，我們今晚不打算再趕路，先休息一些時候；殷平重覆着奇怪的囈語，其中總是離不了月亮，張恕照顧着他，但却在他身旁睡去。火光熊熊烈烈的燒在營帳外面，新斫的山柴燒得像憤怒的爆竹，發出不可節制的偶然的响。廖建本是守着營火的，卻因太疲累的原故，倚在樹幹呼呼的睡着了，發出濃濁的鼾聲。所以營火及負傷的殷平，都由周清照顧；周清在火光哄哄中寂寞的吹着口琴，現在奏着的是 Long Long ago，是的，Long—Long—a—go——Long Long ago，我們有許多記憶，Long Long ago，我們有許多相聚，Long Long ago，我們有許多理想和願望。我看見黃辛那宏大的身軀，和許多心事，靜立在崖前，一動也不動，我走上前去，他「唔」了一聲，靜靜的望了望我，又望向那條路，那處正是殷平摔下來的地方，這小路上有着斑斑的鮮血，那是殷平的。他冷冷且深深的說：

「這條路是殷七弟的血換來的。」

我看着這條路，一直隨着它望過去，見它消失在崖沿；崖下黑洞洞一片，茫茫的黑霧把整座山腰都浮起來，隱隱傳來萬馬奔騰般的河水急鳴聲，它們在唱、在鬧、在歡悅，在這條路的盡頭。

卯·月亮的路

是接近清晨時分的霧，漸漸籠罩了黃辛和我，我望向黃辛、只看見他在霧中沉厚得如一座大山般的背影、以及在霧裏如星一般亮的眸。他望着深夜的山谷，忽然說：

「明天我們將跨過這條血路，到下面的路去。」他說着，在幾尺外的周清忽然止了口琴，呆望熊熊的火，喃喃又堅決地道：「對了明天，是明天。」

「明天一早。」我說，「殷七弟不宜久留，我們還是快去快回的好。」

「看來這山谷下必有一水溝，只不過，」黃辛沉思的說，「不可能是真正的源頭，水是從山上流下來的，我們至少還得再爬一座山；我們現在抄垂直的近路找到水溝為先，再從水溝的來源尋找這條整條

河的來源。也許這水源就在山上，也或許就在對面的山上，總之是不遠了。」

「如果明天一早便趕路，那末最遲在明天夜裏就可找到水源；」我看着黃辛，再望向周清，「這懸崖是一定要下的，雖然我們可能得重回到這山上去找，不過總比現在我們只聞水聲不見流水的好。」

「我停了停，再說：「只不過，只不過不知道七弟——咳咳，沒事就好。」

周清不再說話，添了幾根新柴，逕自吹奏「馬薩埋在冰冷的黃土中」起來。黃辛濃濃的眼神望着對面的山，濃濃的聲音像重霧一般化不開來：

「我感覺那水源是在對面山上的。」

「那末，這山上的水聲是從那兒來的呢？難道是另一道流水？」

「當然，依地圖上是沒有別的支流的；」他語塞了一會，「當然，地圖是不會錯的；」又躊躇了一會，再說，「總之，我的感覺就是這樣：是在對面山上。」忽然很煩厭地低喝了一聲：「吹甚麼鬼曲子！說着大步行了開去，在遠遠的一棵樹下臥睡下來，像是要歇息了。」

這時周清正在吹着「懷念家人」，我望着對面的山，在霧中，在茅草叢中望過去，對面的山黑幢幢的像一隻高大動物的頭。我想起一個古老的故事了，對着這幽祕的山，像是遠久的廣東梅縣裏所流傳的一則軼聞：有這樣的一座黑色的大山，從沒有人上去過，有天悶熱的半夜裏，鄉下的幾個老頭子睡不着時出門來乘涼，談天說地，在個很偶然的角度裏瞥見那黑山裏有夜明珠似的光亮一閃，於是有些青年青人奮起尋寶，天明出發，到晚上在山下的人看到一柄火把或者成群結隊的許多火把，妖妖嬈嬈的從山腰繞行着上了山頂，忽然火光都不見了，一個人也沒回來，再去救拯的人也是一樣，夜明珠還是夜夜裏發出誘惑而幽祕的光芒，到最後大家才知道，那黑色的大山根本是一條黑色的巨蟒，幾千年的盤踞在那兒，全身都表滿了青苔和樹，那夜明珠正是蛇的眼珠，而去尋寶的人，一一都在繞上蛇的嘴旁想攀上去採摘夜明珠時，被他一口吞食了。而對面的大山，是不是也正是傳說的山的？

想着想着，不禁心寒，猛抬目間，驚見那山腰也正有一道奇異的光芒，一閃即逝，這是甚麼光？我心中大驚，寒意更重了，黃辛已然闔上了眼睛，周清仍在低頭吹着口琴，都沒有注意到那光亮。我不禁後退幾步，走回火旁，周清的口琴忽然由低沉而至停頓，滿目驚異，我問：「甚麼事？」他站起來，半躬着身子，望向樹林深處，用手表示我不要說話，然後他顫聲道：

「你聽，你聽。」

「甚麼？」我還是不瞭解，但一靜下來，便漸漸發覺這山谷和樹林深處，正有一股奇異的聲音，細微的傳過來，像是有甚麼動物在哭號，像有甚麼山魃樹魅在哀泣，不不，像有人不徐不疾的拍打着，一面可怖的鼓，噹噹，噹噹，咚，咚，咚，慢慢走了近來，整座樹林，每棵樹，每根樹，每張葉都在重複這樣的聲音，聲音持續着，開始時我們仍以為是幻覺，而聲音竟漸漸大了起來，四面八方的包圍了我們；我在大驚中看到周清面無人色的眸子，轉目過去，黃辛已有所察覺，猛地從地上躍了起來，我正想叫醒廖建和張恕，而那神祕的聲音，却在這時神祕而突然地消失絕滅，甚至連一點聲音也沒有，全山一片靜！

我望向黃辛，黃辛一頭都是黃豆般大的汗滴，因此我也發覺自己全身濕透了，周清不解的望着我，聲音有點語無倫次：「那是甚麼聲音？是人敲的嗎？這兒是沒人的呀！是幻覺？為甚麼我的血液竟流動得如此之快？」

我沒有答他。一天地間都回復正常，一陣劈面且令人抖修的寒風，把周清的問話帶到後頭。這一陣大風幾乎撲熄了營火，火光搖晃中，廖建的鼾聲更大了，張恕只翻了一個身，昏昏睡去；我望向黃辛，黃辛也望着我。

忽然殷平似着了魔地在夢中瘋狂地大聲叫着囈語：「月亮，吃了的月亮，路……水……呵……回頭……不遠有……呀……月亮——不——不——」

他突然從夢中坐起來，于還往前僵直地指着，眼睛卻沒有睜開來。我們隨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他指的正是山下曲曲折折的路，而這條路，正曲曲折折的，被中天的冷月鋪上一層慘青色的銀光，一直通到山底下，就像一條銀色的蛇。

辰·沒有路

是夜，我，黃辛和周清，都沒有睡過。

而在次日，也就是我們一行六人入山以來的第四日的清晨，匆匆準備妥當，往山下爬去；黃辛負責揹起殷平，他和殷平的行囊，卻由我們共同分配負擔，無形中使我們的進度緩慢了許多。黃辛雖是背了殷平，但仍靈活得像頭猩猩，健步如飛。張恕却開始有些不支的現象，他的眼睛轉紅，臉色轉白，常常

獨自停下來，一大口一大口的猛喝着水。

我們的身形很快的沒入霧裏，在霧中，我們唯一的聯絡只有聲音，彼此喚着對方的名字，怕有失散的情形。泥濘又鬆又滑，幾個小時過去了，大家在一處傾斜面比較大的山坡上喫了乾糧，用一條粗繩把各人網得緊緊，才再一起往山下爬去，以免有意外發生。

這條繩子卻真的救了廖建一命；雖然差點把我們都送入鬼門關。

當再啓程後不到半個小時，我們頭朝山上、脚朝山下的退到山腰，路經一處有無數的大石，堵塞着退路，我先是小小心的越過，再扶持後面的人，黃辛經過時會不小心滑了一下，差點與殷平一齊一齊滾下山坑去，所幸他十年中國武術的馬步十分穩健，馬上又站穩起來，但却擦傷了左腿腿踝。輪到周清經過時，他十分謹慎，得以安然無事；但廖建却在在大石上隨着青苔一滑，直向谷中躍落，上面的繩子把張恕一拉，他也掣手掣脚的往下直摔，我在下面伸手一抓，抓不到廖建却自己也立足不住，正要隨着往下翻，幸而周清却一俯身死硬抓住一塊大石不放，才不致在瞬息全部滾下山崖。我借後面的支撐之力，硬硬把穩馬步，這時黃辛已把殷平放了下來，把凌空的廖建扶住，張恕才得以腳踏實地。一場危難，總算過去，却驚出了一身冷汗。

我們驚魂甫定，休息一會兒。才繼續爬下去。這次是小心翼翼的走，過了山腰，已近晌午，霧散了，烈陽一層一層的照下來，沒有霧障閉着事物，總是件好事。

我們爬着爬着，從山上退到山谷，每一步都充滿着驚險。這是個荒無人跡的深山，甚至沒有一絲獸吼及鳥鳴，唯一使我們心安的是：這裏有一條斷斷續續的路，與其說是路，不如說是有曾經被人走過的痕跡。至少以前也會有人到過這裏，我想。中途廖建會踢到一頂帽子，張恕發現一雙鞋子及幾塊石子堆疊而成的灶口放置在比較平坦的山坡上，這都証明了曾有文明人來過這裏，縱或僅僅是這麼一小隊人，甚至是只有一個人。

這山崖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走，自從廖建那次驚險後，以後的都算是安然無事，斜度也比較大了。但是令人驚奇的事仍是發生了，首先是殷平的背上發出一聲劈頭劈臉無頭無尾的嘶吼：「月亮，不要來……！」張恕馬上走上前去喚：「七弟——」周清「噓」了一聲，我們便聽見一種奇異的、弱如遊絲的聲音，自谷底傳了上來，依靠着山壁的迴聲，漸漸擴展開來，這種聲音我們從沒有在城裏聽過，像一個正在深山裏用一柄大斧伐着木，又像一隻啄木鳥在我們身側啄着一棵樹，也像谷底裏

有人正用力把一枚大釘拴入棺材蓋上，開始時似在很遠處，後來越來越近，廖建及張恕都茫然的看着我，而我和黃辛及周清都漸漸覺察，這正是昨夜那怪異的聲音！我攤了攤手表示不要慌亂，殷平這時呈現着有些神志不清的狀況，他顫着口唇跳着眼皮抖着手，渴切地叫：「水，水，水……」我用左手握住他的手，右手遞過水壺，餵他喝了，其時我感覺到他的手不停的顫抖着，忽然使我聯想到我們未啓程前的藍元，他蒼白而渴切的臉孔，顫抖的身子，那張開並掙扎着說話的嘴——此刻他可安好？他在想些什麼？不知道我們在這兒遇到這樣的事！此刻我忽然覺得恐怖起來，那陣異聲忽然由極點而至終了，山壁空空盪盪的，靜得像要噬人。這次異聲比昨夜來得更久，來得更久、也來得更近。我勉強鎮定心神，看到廖建的神色，知曉他又想問我那是什麼聲音，但我此刻無法答他，我迅速的擺了擺手，說：「管它是什麼東西，來，我們繼續走，趕路要緊。」其實這些話充其量也只能安慰自己的心，但是顯然的，它連這點也做不到。而當那怪異的聲音消失後，那可怖的天地間的大寂靜只不過維持了一二分鐘，我們却聽到另一種細碎的聲音，開始還以為是幻覺，後來聲音漸漸大了起來，是水聲，由琮琮轉而似萬馬奔騰，不，是一萬隻馬在嘶鳴，在歡唱，每一道水的細胞俱是歡悅的源泉，在這冷清的谷底下孤芳自賞——我們從未聽過這麼急這麼近這麼美好的水聲的！我們都一齊歡呼起來，覺得渾身血液都燃燒了起來，隨着流水的歌而打着節拍，我們的動作忽然輕快了起來，不消半响我們已腳踏實地到了谷底。這兒霧氣十分濃重，空氣十分潮濕，但四週都清新得如剛出水的，只有兩三棵青綠的樹，這時水聲更大了。廖建忍不住歡愉地大叫起來，叫聲在空谷裏互相傳遞，久久不散。我瞥見殷平的眼睛已張開來，興奮的發着光，兩頰也燒得通紅。「快到水溝了。」黃辛也禁不住欣悅，第一個背着殷平大步向前跑去。上面的路正是通向這山谷裏，這谷裏蓬勃的茅草只有一個方向是半倒的，顯然它們在不久以前被人踐踏過的，這便是路了。我們沿着它跑了十多分鐘，已是下午五時左右，水聲更响更近，一件從未發生過的事却又發生了。前面是一片高過人頭的茅草，沒有倒下也沒有傾側，四周儘是高草，和近近的水流聲，竟然到了一個沒有路的所在！

已·水路

沒有路了！

我們會聽不見流水聲看不見流水的在森林中盲撞過一日，但從未沒有路的走過。走到那裏我們至少

都有一個安全感，至少是會有人走過這條路；而今路却沒有了。那走過這條路的人呢？難道、難道他就在這荒野裏停下來嗎？而這裏流水聲已那麼近了！

我注視地上，赫然在茅草的左側有些微傾倒的現象，而且是臭氣熏天，無數的蒼蠅，飛旋在那堆茅草之間，有些停留在地上。地上有一灘菸黑色的液體，像乾涸了的血，以及一件長形的物體。黃辛等從我驚詫的神色中也轉而注意到那物體。黃辛走前去用竹杖把那長形物體翻轉過來，蒼蠅滿天飛起，嗡嗡的迴响着，惡臭襲人，我們都急急掩上鼻子，差點就吐了出來。那長形的物體大約有兩尺多長，起頭部份平平的被切了下來，開始粗，中間次粗，至末段部份，即幼細了起來，最末端似有五處分支，但五處分支均已腐爛，只剩下末端的一小部份，黃的皮已剝落盡，只剩下怪紅色的肉；顯然是一隻被斫下來而腐爛了的人手！

「啊！」有人失聲叫了起來。

黃辛和我迅速的交換了一眼，假如這真的是一隻人手，那麼人呢？他是否已死在這裏？他一個人來嗎？假如不是，那麼其他的人呢？張恕忽然叫了起來：「你看，你們看——」

我們遁聲走了過去，只見到一顆巨大的石頭，巨石上有一柄橫斜的小斧頭，斧頭柄沾有斑斑的血跡，斧頭旁有一副眼鏡，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物件，只是巨石上，刻有幾個字在大石上，因數度被風雨所侵蝕，已不甚清晰，那幾個字十分難看，東倒西歪的，像是在極度惶急時刻出來的一般：「No」，「Dont 9」，依照這些字的形狀來看，分明是被那柄斧頭所鑿的，而且顯然是英文字母，但那句：「Dont 9」中斷得十分奇怪，如果「Dont」字是「Dont」的意思，在萬分匆忙中刻者來不及再多刻一劃，那麼這「9」又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是阿刺伯數字裏的「9」嗎？沒有理由會「不九」的呀！除非這根本是一個英文字的首字母，鑿者在還沒有刻完之前即遇了險，所以這幾個字也更加重要了。張恕忽然叫了起來：「Dont go！」我們心中都同時一亮，是的，照這字形的發展看來，極可能是「g」字，而且下一個很可能便是「o」字。這麼說，難道這人在危險中刻下這些字跡，是他發現了什麼，而鑿下這些以警告後人不要前往嗎？我們心中都非常納悶。殷平忽然在黃辛背上神智不清地急喘着：「月亮——月亮——月亮！月亮！吃了，快跑……要找水，找水源！我們！不——」夕陽已西斜，叫聲中有昏鴉急急掠起，泣血撞過天際，令人不寒而慄！黃辛沉聲道：

「我們找到水源再走回頭路。反正已很近了，而且有六個人，又有武功底，嚇不倒也死不了的。」

我略一沉吟，這樣折回去，實是不甘，不管陰影如黑鴉翅一般地掠過心頭：「好。我們不能入寶山而空手回的！」我順手把那柄斧頭拔出來，拿在手中，說：「走！大家小心走！」

我們用沉重的步伐壓倒茅草的行去，高高的茅草倒在我們的脚下，在我們的身後嘶嘶沙沙的又半起了身，不甘心的窺視着我們的去向。忽然周清往左邊用手撥開茅草，大叫了起來：

「到了！到了！」

我們且如狂風般衝了過去，茅堆落在後頭；這是一大片綠草如茵的草地，跑了十來步，只見一片怪嶙嶙的亂石，亂石堆上，有一數十丈高之峭壁，憑空掛下一道又急又快又濶又大的白瀑，天崩地裂的墮下萬丈深崖裏去！深潭猛烈地接受着瀑布的沖激，化成成千成萬的白色泡沫，在翻騰、在煮沸，在喝着勝利酒、在經過凱旋門，在一千萬次沖涼的水迎頭淋下、在整個潭噴出熔岩！那數十丈高之崖頂如水平線一般，激流一至彼處，即一失足成千古恨般地向下跌、墜、墜、墜——碎崩一聲撞在潭裏！潭上瀑布足有十數丈濶！我們爲之瞠目。周清、廖建及張恕三人如小鳥一般的跳着叫着撲過去，興奮的投向大瀑布前，跳舞起來？拉着彼此的手，張破喉嚨的叫，也不能在這驚天動地的水聲裏作任一最小資本的股東！我和黃辛也被這奇景所愣住了，能站在這樣的瀑布跟前，心中真有一種征服與被征服的威皇感覺。黃辛背上的殷平，也忽然靜了下來，瞪着狂熱的眼睛，滿臉都是火燒紅，呆子一般瞪着瀑布，喃喃自語地道：「月亮，月亮……：……：……」

隔了好一會，黃辛才舒了一口氣，說得出話來：「誰、有誰想到這裏有一個這麼浩大的瀑布啊。」我沒有應他，好一會他又說：「我想我們是第一批人看到這瀑布的！」忽然他又哈哈笑道：「如果報告給政府知道，這裏還可能成爲著名的遊覽區呢！」我也興趣起來了，說：「既是我們先發現的，說不定這瀑布還得用我們的名字來命名呢！」黃辛聽了很開心，說：「既然找到水潭，我們沿着這條水路走上這山去，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源頭了！」

午·回頭的路

我望上山去，只見這瀑布之上，是另一座不算很高的山丘，顯然流水是從山上沖擊下來的。「有誰在城市裏的人會想到，這麼一條小小的河流，有這麼遼闊的背景啊。」黃辛笑道：「簡直是匪夷所思，看來源頭處必有什麼更特殊的情況，河流才會那麼大那麼急又那麼濁黃的！」我也笑着說：「我想到半

山腰就知道了，水源不會遠到那裏去的。」

忽然一聲慘叫，劈耳傳來，只見張恕的身子自一岩石上往後翻，雙手拼命的揮動，想抓住些什麼似的，臉色蒼白得嚇人，口張得大大，成「○」字型，在慘呼着，周清一個箭步過去，只差那麼一線，就可抓住他了——只差那麼一線——張恕已栽下瀑布中去，五六丈的墜了下去，水流一捲再捲，只見他蒼白的臉和張大的口載浮載沉了幾下，只聽到鬼泣神號般的水聲卻聽不到他的叫聲，他忽然沒入瀑布中心去，不見了，消失了，我們再沒有看到他浮起來過。

而天色已經暗了。

太陽沉下去，月亮又慘青青着臉色的昇了起來。

我們還在潭水邊，盡了一切的努力，也放棄了一切的努力。

我望着天邊僅有的幾朵殘存的血霞，喃喃地道：「老五，張五弟，莫要怪我們不救你，太急了，這水流，誰下去也只是陪葬品罷了；你到了哪裏呢？怎麼不浮起來？」廖建忽然哭了起來，這裏除了殷平外，他是和張恕感情最深厚的了；而殷平仍在半昏迷的狀態之中。廖建的哭聲，在漫天血霞中杜鵑一般地一聲一聲的泣着，天地間的枯樹都悽厲的黑了起來，黃辛忽然開說：

「我們不能再停留了。我們得馬上找上去，照原定的計劃，今晚之前找到水源，殷老七也不能再這樣熬下去了。」

黃辛的聲音在冷灑的夜空裏顯得鐵一般冷酷、堅定和沉重。我忽然憶起我看過一部戲，叫「Deliverance」，幾個城市裏的人，划着船去找水源，結果中途意外的死掉了一半，所不同的是我們爬山而不是划船，他們是中年人而我們是年輕人，但我們都同是爲水源而來的，而且現在再走上去，得要跟着水流走了。我忽然恐懼起來了，於是我說：

「不要再找水源了。我們回去罷。張五弟的死，我們已够不知如何交代了。」

一陣難堪的沉默。殘暉最後的守衛已悄悄的自西天撤走，天地間一片沉默。黃辛仍沒有說話，周清却忽然叫了起來：

「不！難道我們爲了一點小小的打擊就放棄千辛萬苦來到這裏的目的嗎！」

月亮的臉，出奇地慘青，在一片不正常的柔和中，隱隱約約的有幾個煞氣騰騰的灰暗的地方，像是隱藏着甚麼祕密的，未來的，預見的、過去的，都一一隱匿在後。我們隨着水流爬上山崗，水流越來

越急，越來越濁黃了。

我們知道，源頭快到了。

這是我們進山以來的第四天夜裏了。我想起那茅草堆裏的斷手，石上刻的字，難道前人已曉得這地方的兇險，警告我們不能再來嗎？而我們因不聽勸告，已死掉一人了。難道去找道水源，是件遭受天譴、死無葬身之地的事嗎？啊！一陣冷風吹來，我不禁覺得寒意逼人。驀地廖建發出一聲大叫：

「水源！水！水源！」

原來我們已爬到一處高高的灰鐵色的亂石崗上，從石崗上望下去，我們被驚疑沖昏了頭腦、任誰也說不出話來。從上面望下來，這山哇裏足有百丈濶，四周都是高大的巨石和山崗，石連石，山連山，水連水，這石崗至少聯接了七八座山巒，而四週的山，都有一道憑空飛濺的流泉，直瀉落谷中，我們所站的這山崗上，也有這麼一道較大的水流沖下山谷。這山谷如火山口一般，底層都是黃泥漿，水越急谷壁的泥就越沖越薄，水流就越越濁黃。足足有整三十多條流泉從各石崗上流落到谷底去，誰說。誰說這地方沒有任何支流？

難道是地圖也錯了嗎？這幾十條河交流在一起，難怪河水會流得那麼急了！水從山上倒掛下來時仍十分清澈，一到谷裏，即渾黃一片了；顯然的，來到這水源，不止這一條路，無論跟隨那一座山崗的水流，都能抵達這裏，只不過路上的一切經歷不同罷了。

但最令我們驚異的，還不止這些！

這山谷底裏，是無底的、不可測量的黃水，不知在幾千幾萬年前，許多河流已沖擊到這裏，把這裏沖成一不可想像的深谷。而在黃色大河滾滾流的邊緣、天、天啊，竟有幾所離奇的建築物，有點像古羅馬帝國粗牆圓柱的建築，也有點像中國的亭台樓閣，甚至像古埃及的金字塔的下濶上細的建築形狀，和威尼斯的水上建築及未開化東南半島的長屋，都有些相似，但屋宇都沖積滿黃土、有些只剩下屋頂未被埋入土中。在河谷的邊緣、有些屋宇竟呈露在水邊或水上，難道這會是一座城！我們找到的：

竟是一座會被河流摧毀的城嗎！

它是爲何被淹沒的？沒有人來得及逃生嗎？爲甚麼歷史沒有這個資料？沒有這些建築、沒有這座城！難道它是被歷史所遺漏的一個殘骸嗎？有多少事、會發生在這裏？這座城的忽然毀滅，難道是天譴的力量嗎？

天譴！一種不祥的預感，剎時間在我腦中巨鴉一般地覆蓋下來，我轉過頭去，只見黃辛的眼神一凡深沉，不安到極點地望着我，他背上的殷平着了魔般地孱弱地嘶喊：「月亮……吃了……吃了……月亮！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同時間，我和黃辛都清楚了彼此間在想的同樣一個問題，一種更不祥的陰影奔在黃辛堅忍的臉容上，他忽然向大家狂吼道：

「我們回去！趕快！快！」

未·清晨的路

黃辛瘡癩的狂吼着，一股突如其來的恐懼感侵蝕了整個我，我是第一個回頭就跑的，然後我聽見周清和廖建都惶恐的答應，在一瞬間我回頭看到他們恐怖的眼神：難道他們也感覺到這種可怕的、覆地蓋天的不祥嗎？我已不能再想下去了，我全力往山崗下衝去，同時一種奇異又熟悉的聲音再度自耳際响起，馬上激烈的增強，迅速地加強了二百倍，這正是我們在山坡上，懸崖上所聽到的異聲，但從來一次沒有這一次的巨大，震耳欲聾的尖嘯，我們瘋狂的飛奔、迅速地掠過那瀑布水濤，急速地向茅叢裏奔去，但來不及了，一聲尖嘯劈空飛掠，急忙間我抬目一看：是一支鐵青色的大箭，憑空射來！我只來得及看到那是一支大箭，因為我是跑在前面的，我急忙翻身向前一竄，邊大叫：「留意箭呀！」我迅速地往草叢裏衝去，到了草叢，草比人高，無論如何，比較安全。黃辛因背了個人，跑得較慢。「嗖」！又一支箭飛過，我連發箭的人也看不到！一百碼！九十碼！八十碼！七十碼！我恨不得有雙翅膀，迅速沒入茅草中。六十碼！五十碼！四十碼！三十碼！茅草越來越近，「嗖」地又是一支箭，我「叭」地伏倒在地，整個人都扒跌下去，才險險避過一箭！我還沒爬起身，即連跌帶撞的向前衝，這時周清迅速地越過了！二十碼！十碼！「噠」地我和周清同時衝入草叢中，跌入草堆裏，幾乎在下一瞬間，另外兩人也衝了進來，跌在地上！我、黃辛、周清、廖建、都沒有中箭！

我們嚴重地喘息着，迅速地移到一個茅高地陷的地方伏着，我猛吐着氣、問：「你們、有沒有、看到、那放箭的、人？」周清說、他的喘息比我還急速：「見、鬼、鬼、鬼、鬼影也沒、一個！」廖建插嘴說：「都不知、是、人、是、鬼！」黃辛仍是背着殷平、揩着汗珠：「我、們不能現、在、走、看看、情形、還有、沒有追擊——」我看着黃辛、忽然叫了起來：「黃老二，你受傷了？」廖建也隨着大驚，因為他不但看見黃辛脚下茅草上的血跡，也看到他頭側的箭：「二哥，你中箭了！」黃辛自己也被唬了一

跳，茫然地道：「沒有哇——」忽然想起甚麼似的，把殷平放下來一看：只見殷平的額頂上，正插着一柄死金色和死青色的箭，箭身直穿過黃辛的左太陽穴側，深深沒入殷平額裏。殷平的臉色慘白，血自頭頂披下，與蒼白成了一種驚心動魄的色彩，他的口張開，好像正在說着甚麼，雙手伸張而僵硬，瀕死還抓着黃辛的肩膀。黃辛忽然慘烈的哭喊起來，用拳使力捶着自己的胸膛，慘叫道：「殷七、殷七！我害了你！我只顧到自己逃命！沒照顧到背後的你……殷七、我該死！我該死！七弟……」我着實呆了好一陣，然後我衝過去盤住黃辛拼命亂捶的手：「不、不要這樣！現在不是內疚的時候！你又不是有意的！」黃辛仍是不聽，硬是掙扎着，我只好陡然一聲大喝：「二弟！這件事你已盡了力，打死自己也沒有用！敵人還在窺視着我們，你這樣叫嚷，無疑是把我們也送入鬼門關！」黃辛猛然停止了動作，雙眸痴帶呆的看着我，我示意廖建及周清過去，挾持他坐了下來，他的瞳孔裏一片茫然，黝黑的臉孔漸漸變得蒼白，喃喃的在說着話：「我、明白了，月亮、月亮……要吃下去了……」我和周清及廖建對望了一眼，忽然都覺得毛骨悚然了起來。

月亮平空慘瑩瑩地撒下來，冷冷的撒在我們每一人的頭頂上，像無所不知的幽魂，而且像冰一般冷澈入心。

我們並沒有馬上啓程往回程走，因為在這樣的暗夜裏，我們根本不知道敵人有多少，很容易便遭了暗算，在大白天走，無論如何是較安全些的。況且我們今天是一天奔走，沒有半刻歇息，在這種情形下趕路，無疑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於是我們採用輪班的方法休息，那怕只是憩息短短的一刻，也能仗以回復些精力。

月偏西。一夜無事。

次晨大霧，濛濛朧朧識成一面大網，罩着我們，我們趁着這彼此都望不見的大霧中穿出茅叢，爬上我們原來的那座山崖。這正是，第五個晨。

因為我們回的時候比來的時候熟悉，不必把時間浪費在尋找路向裏，再加上我們在亡命的奔逃，所以比來時快了許多。一路上，並無特殊事件發生，唯一令人不安的，是黃辛變得沉默寡言，時而喃喃自語，說的話，竟像是殷平在迷昏中時所說的一模一樣，他臉色也愈漸煞白下來。我們都很是就心。

來時我們從崖頂爬下來，歸時我們是從谷底爬上崖頂去。

我們已爬到了半山。我是爬在前頭的，往後望去，只見周清佈滿皺紋的臉。大大的頭，小小的身子。往下是一片垂直的、只有兩涯斑剝的削壁，驚心動魄的直直矗立、一片大霧迷茫，不是人間的人烟。黃辛有氣無力的爬在第三，由於他一路上都滿臉哀沉，我特別請廖建隨在他身後，以策安全。我們繼續往前吃力的攀爬着，霧水也有着一份特殊的重量，令你有不經不覺間忽然撒手往下墜去的力量。我們在清晨中趕路。

申·夜晚的路

我的五指用力地抓住一塊大石，吃力的把身子托起來，然後腳再踏上去，一路上都如是。霧中的草，像是古時候賣的糖葫蘆一樣，一串串的一串串的串着晶瑩又滾滾圓圓的水珠。再爬上去的時候我的手指觸摸及一根鐵線，這真是座奇奇怪怪的山；正如那柄我從沒有在任何民族的資料裏看過類似的箭一般，這條鐵線釘在這個山壁，卻直直拉向對面的削壁，中段沒入於霧裏。鐵線上串着一粒粒滾圓的霧珠，連是一串珠鍊。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有誰來過這裏？用甚麼人能够在這數百丈遙的兩壁間釘上一條鐵線？用甚麼力量把這鐵線甩過對壁去？把它懸釣了起來又有甚麼用？難道是有人用它來爬過對壁嗎？用兩隻手抓住它來盪到對壁去？呵！簡直是不可想像，我唯有苦笑，甚至連告訴他們也不敢，他們已够提心吊膽了。

然而在忽然間，我聽到一聲驚心動魄的狂吼，我急速的回頭一看，只見排在第三的黃辛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嘴巴張開，似想說話，一臉白得像冰，但却在同時間雙手一鬆，蒼白的手抓住兩團黑泥，腹上背下的、直向下墜！我狂叫道：「廖六——」我情急的大喊一方面希望廖建能及時抓住黃辛，一方面希望黃辛的往下墜不致影响或撞及廖建，一齊落下山壑！但黃辛的身子卻在同時間翻過廖建的頭頂，落下山去；因他是腹上背下的沉下去，我們只見他的臉孔在迅速地縮小、遠去；慘叫聲在四壁迴盪，在千重霧萬重霧裏遠遠又近近的傳了開來。

這一失足，不管是有或無意，皆成了天涯。

我們三人僵直的靜立在崖前，別頭向下望，我忽然在愴痛中想起：張恕在失足前無助的手及蒼白的臉色、殷平死時額上的血和白煞煞的臉與僵直的手、黃辛落崖時雪白的臉色和直伸的手、以及、以及……藍元在病榻中死白的臉色，前伸的白手及張大的嘴，我整個人呆在霧中……

但路還得要走的。我們還得把所見所聞，告訴城裏的人。況且哥哥還在等着我們回來，或許還有藍元。周清和廖建一路上都沒有說話，我們不止是害怕這可怖的未知，而且也深切地知道，黃辛死前的沉默、死前的喃喃自語，都是異常的，況且，以黃辛的身手，是絕不可能無緣無故的往山谷墮去的。一個個的死，都死得那末怪異！

我們已爬上前天殷平墜傷的山坡上，崖頂已在望，時已正午。我們不發一語的用着午餐，而所攜帶的食物，僅僅够多用一次晚餐罷了，這還是已加上殷平行囊中的糧食，因為在我們的預算中，于第五天晚上之前必能回到城裏，而事實上，我們三人今晚最多能趕到那左右岔路處罷了。不過到了該處之後，倒是希望能遇上一些山地人，以企求得到食物。我們都心情沉重的喫着：這水流的祕密，我們一定要帶回城裏去！

而當我全面陷凝思間，一陣輕微的地上樹葉聲响，很快的貼近我背後，我回首一望：只見一條寸來粗的黑得發亮的蛇，已游近我的身後，蛇首已近在咫尺，但蛇尾卻仍在遠遠的一棵樹根旁，蛇身在中間的落葉裏蜿蜒的游動着，其長可知！我大駭而躍起，大叫道：

「蛇啊！」

我急跳起來，那條黑蛇顯然也被我所驚嚇，閃電般地一縮，「撲」地屈起了頭部，「嗤」地吐出了舌頭，正向着我。周清和廖建，同時間也跳了起來，過來幫助我。那條黑蛇向我攻擊了一下後，便急急退回樹洞裏去了。我一轉身間，正想對周清及廖建說沒有事的時候，卻見到周清的左腳邊正有一條金黃色的小蛇迅速的潛近，這蛇全身襯着火紅色的線條，碧綠的眼珠，身體雖小，但顯然是毒蛇，我急叫道：「四弟小心有蛇！」周清一看我的神色，即感覺到不妙，左右一看，即看到那條蛇，猛向後退，那條蛇迅速向他標過去，我在百忙中抽出行囊中的那柄拾得的斧頭，用斧猛鋤下去，竟硬生生把蛇首碰得稀爛！可是周清卻在後退中發出一聲嘶豪，我望過去，只見他後退中的左腳正踩着一條蛇身，蛇頸暴漲，正纏在他的膝上，顯然是咬中了牠。廖建馬上拾得一根樹枝，引開了蛇，周清卻痛得在地上打滾，那條蛇是着頭對着廖建手中的樹枝，我一看便心知不妙，那竟是一頭絕毒無倫的眼鏡蛇！

周清的慘嘶仍來自後面，我和廖建在纏鬥着這條眼鏡蛇；這眼鏡蛇仰着頭、粗着頸咬噬我們，我們因手上的武器太短，擊不着牠。更令人頭皮發炸的是，那條黑色的長蛇又到了我們身側，前後夾擊我們。這時周清慘叫着站了起來，我們只見他全身不知因打滾或其他原故，衣飾都破破爛爛，而且傷痕纍纍

，他的眼珠睜得老大，張大着口，臉部呈現恐怖的灰白色、雙手竟緊捏着一條青竹蛇，而蛇口正噬着他的喉嚨不放；我們只聽得他嘶裂般地叫着：

「老大老六、快走、你們快走……不要理我、我死定了……快走……哈哈……哈哈……哈哈……月亮……吃掉……月亮……又昇起來了……RWOLQ AVCOV……」最後那句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但我卻在百忙中直覺地浮現出那幾個字，也不知道它們是從我記憶中那個角落裏躍出來的。但周清的笑聲令我們喪失了戰鬥的勇氣，忽聞「卡察」一聲，頭上的一根樹枝斷落，一條巨大蟒蛇，自樹頂迅速掠落，廖建怪叫一聲，轉身就跑，我只覺天旋地轉，也拼命的追了過去。周清的慘號聲仍在後頭追魂一般的响起！我們氣喘連跌帶撞的爬上了山頂，驚魂未定，望落坡中，更是魂飛魄散：原來周清仍在草坡上垂死的滾動着，足足有整二十條蛇、花的、白的、黑的、青的、大的、小的、粗的、細的、長的、短的都有。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怎會羣蛇出動來攻擊我們呢？每個人都死得那末稀奇古怪；蕭殺的山風把落葉割了下來，漫空飛擊，我和廖建在恐怖的對視着：誰、誰是下一個死亡者？

在黑夜裏，我們到了原先那長滿高大喬木及矮灌木叢茂密的林子裏，到了這裏，我們知道很快的就可以抵達那巨石中轟的分岔路，而過了那兒，就是總算有人烟的地方了，縱然是一些野人，但畢竟是有人的地方。

可是天色已經黯下來了，我們還有一段長長而未知的路要走。我們在草叢裏坐下來，用了我們行囊中最後的一個晚餐，吃着時有一種告別式的沉重。

西·右邊的路

我們在密林裏迅速地穿插着疾走，來時熱熱鬧鬧的六個，歸時是恐懼中的兩個。我們慌亂的步伐使我們的心更慌亂。地上還是有很多泥沼處，來時張恕會一個不小心摔了下去的地方。當我們正在爲自己漸漸接近安全區時而寬心時，永遠也脫離不掉的惡魔又重現了。這次是根本沒有任何原因的，我和廖建奔跑在密林中時，他在後面忽然發出一聲如雞被割斷喉管時掙扎的呼叫，孱弱而令人心悸，我幾乎沒有勇氣轉過身去但還是轉過身去，看見的是可怖的廖建：他忽然開老了，他忽然開小了。

他的確是忽然開老去了和縮小了。我返頭時只見他在黝黑的林中忽然全身白得像雪，腳踵忽然離了

地。這一切都是忽然的，忽然得十分突然，他真的是平平離地昇起，雙足成平行向前直伸，高的腹齊，雙手也是平行地僵直的伸出，與雙足也成了平行。那幽祕的聲音，又開始在密林中盪起。而他就這樣像在一層烟霧中向後縮小，臉孔一下子老了、連眉和髮也銀白了……我簡直是受不了這種怪誕的事情發生。廖建就這樣連自己也不懂發生些什麼似的，逕自在慘厲的叫着，而他的五官已然被壓縮在一齊，皮膚也在剎那間都皺了起來，一切都在緊張地擠着，可以聽到骨裂的聲音，好像一切都準備馬上退縮到一個原型裏去，他的牙齦已滲出了濃濃的血液，我用盡全身的痛苦大叫道：

「六弟——你——怎麼了——」

廖建雙目直勾勾的瞪在前面，也許在看着我，也許目光已透過了我，直落到我背後。我不禁全身都涼冷了起來，回身一看，除了一大遍漆黑外，我什麼都看不到：我快要發昏了。當我再轉身過去時，廖建已縮得像貓一般的軀體，已憑空往密林裏退去，令我不能忍受的是，廖建的眼光仍直勾勾的，像看透了我的身子，直望到我背後的事物。我從來沒有看過如此恐怖的神的。他的臉白得像一個白髮白鬚的老頭子，手脚都伸得筆直，口在咧齒地着濃濁而模糊不清的話語：

「我——要——死——了——老大——我——」忽然他的眼睛也滲出了血，其他的話更加荒謬了：「月亮——去了——吃了——吃掉——完了——路——啊——月，月！月！！月!!!」全深林裏都在迴響着這恐怖的撕裂的聲音，鷹鷲一般地撕碎着我的神經。而這聲音在狂暴中，却如山時那幾次異聲一般、由最細微至最巨大、而又突然停了？——

停了——大天涯般的寂靜都罩落在這林中。我睜開眼睛，我的驚恐是無可底止的：我的手正插着廖建的咽喉。他的身軀却又跟常人並無兩樣。我的手正抓着廖建的咽喉。他仍在我的身前。我的手緊握着廖建的咽喉。他的臉色蒼白得像紙一般。我的手捏着廖建的咽喉。他的五官都擠出了血。我的手緊握着廖建的咽喉。他的口張大得似想叫罵。我的手握緊着廖建的咽喉。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我的手正捏着廖建的咽喉，我撒了手，吃驚地望着，他已軟倒下來，倒在地上，蒼白的軀體，再也沒有動過。這是我不能相信的事實，是什麼力量使藍老三行前病倒？是什麼事物用箭射死了般老七？是什麼力量把張老五推落河中？是什麼力量使黃老二深崖失足？是什麼力量使羣蛇咬噬周老四？是什麼力量？呵是什麼魔力，使我用我的手，瘋了一般地捏死廖老六？藍元那蒼白的臉張怒那蒼白的手殷平那蒼白的臉黃辛那蒼白的手周清那蒼白的臉廖建那蒼白的手和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

的口張大的口以及伸長的手手手手……逃不出去了！那是天譴！我們誰都沒有權力去發現一些人以外的祕密。是傳不回去的了——不，不不不，我要告訴我告訴，連一點訊息也不留，我們死得不值，後來的也一樣去送死罷了——我狂奔着，天和地都在眼前化成黑暗壓來，猛地我看見那座巨石，那介於我們來時路左右之分的幢然巨石，這是千辛萬苦掙扎來到的地方，千辛萬苦掙扎來到，以為來到這裏就安全了，但是現在我完了。我的脚再也不能够移步，我的口只有喘息而叫不出聲音來：我知道太多祕密了，我活不了了。我仍是站在左邊的路上，望見右邊的路，高高的茅草，冷月的月，走下去不知道又是怎麼樣的一片荒涼了。它也可以到那地方去麼？抑或是條安然的路？我不知道而且也來不及知道，我只想該留下一點痕跡，一些訊號，讓後來的人忽要走這條左邊的路！那是以後來這裏的人唯一的生機，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我想起行囊中的小斧，我拔起它、而五指已開始僵硬得不聽指使了，我看見右邊的路上，茅草無風自動，遠遠的冷月，在忽然間神祕、奇異、並且如蠱惑般地澎漲起來，又黃又青又大的冷月，一下子巨大得向前迎臉貼來，我想叫，但我叫不出，我的後頭，未來的事物我都無及知曉，我只是用我全身最後的力量，一斧劈在那黑色的巨石上；星花四濺，石屑簌簌落下，巨石上留下一道白色的鑿痕……

完稿於七月廿四日（一九七四）

半夜一時零七分

風訊

□本期的論述文章佔的篇幅較多，蔡棻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是一篇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談的是李後主的詞。作者來信，建議蕉風出版一個「古典文學」的專題，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目前，編輯部已約好的稿件，已超過一期的篇幅，爲了容納外稿，我們決定在十一月及十二月兩期，都出版「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歡迎讀者作者惠賜有關稿件，十一月號截稿日期爲十月廿五日，十二月號截稿日期爲十一月廿五日。

□「靈光慧眼」談的是「見識」以史事說明較多，牽涉文學的較少，但舉一觀三，文學方面的「見識」該是一樣，如囿於流派主義，則正如文中說的「用肉眼讀書，爲書所迷，所困。」

□流川的「從一無所知到事實真相之嚴正指責」，與黃昏星的「談問題的焦點與謾罵文章」是兩篇相關的辯論文章，應該相對地來讀。

□「傳統的與現代的」是書評，文末最後一句「任何新外來方法的介入，無疑都有啓住開來的作用。」是最需要的開放態度。

□賴瑞和這期評了「艾文詩」，評論的方法不落一般俗套，對欣賞方面來說，對讀者有新的啓導。艾文，是一位創作動奮的詩人，本期選刊他一首以原名鄭乃吉發表的詩作「草」。

□本期刊出了馬來文學的兩篇現代作品，拉笛夫的詩作，本刊讀者早已熟悉，另一篇爲馬來現代散文，譯者在文前已有說明。

□鍾瑜寫「杜鵑紅」在描寫服飾、動作、環境、及其他物相方面，用了相當多的筆墨，這些描寫頗見渲染作用。

□朱牛人從澳洲寄來「鏡玻璃」一文，題意與筆法皆具新意。

□溫瑞安在寫他的長詩「木蘭舟渡」之外，並寄來一個中篇創作「鑿痕」，本期一併發表。

DUE

D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0 期 ● 一九七四年十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